

三思樓月書之一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

徐訐著

夜窗書屋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一版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

每冊實價

圓

著者 徐 許

出版者 夜窗書屋

發行者 夜窗書屋

總經售 中央書店

上海福州路三二八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

『E·奢拉美醫師招考助手啓事 茲爲醫治一個特殊精神病的病人，需

要助手一名。資格：（一）對於變態心理及精神病有相當研究而有特殊

興趣者；（二）年齡在二十與三十之間；（三）有非常耐心與勇氣；

（四）體格健全無特殊嗜好；（五）願意獻身科學而有犧牲精神。待

遇：錄取後訓練一月或兩月，訓練期間每月支薪一千法郎，以後每月月薪四千法郎。應試者先把全身照相及履歷一份寄到北貝公路三四三號本

醫師診所報名，四月三日上午九時到本診所應試。』

我讀完那本二月號心理學雜誌時，在書後看到這樣一個廣告。E·奢拉美醫師是有名的精神病學專家，我知道他有許多沉重的著作，不過我沒有讀過，但是散在醫學與心理學雜誌裏的許多研究的，實驗的，臨床的文章，我還讀到不少。

那時候，我對於變態心理學有特濃的愛好，對於精神病因而也感到很有興趣，但是作為醫師，我是沒有夢想過，因為我對於醫學完全是外行，這也就是我沒有讀過E·奢拉美醫師的著作的原因，因為在他的著作中，我相信一定有許多太專門的地方，我是沒有法子讀下去的。所以我對他談不到愛好，只覺得是一種尊敬。就是這一份尊敬，使我想到做他助手的光榮，或者我能夠在他的地方學習一點。其次就是這待遇的誘人，使我有這應試的衝動。

第二天早晨，我檢出我的照相，寫好我的履歷到北貝公路去報名。管理報名的是一個女護士，她沒有審查就接受了，但叫我填一張願意絕對服從，願意

受嚴格訓練的志願書，我填好了問她要考些甚麼。她說自然是心理學範圍以內的東西。

因此在報名回來以後，我用全副精神預備他要考的功課，自然我只預備我所愛好的以及我平時所注意的幾方面，因為如果他所考的是我興趣以外的，那麼那就是他需要另一方面的人材，我自然不必一定要去。那時候離考期還有個月半，我幾乎整天讀這類書籍與雜誌，所以到應考的那天，我自信如果他所要考的，就是我所有興趣的，我應當很有把握了。

四月三日上午，我於八點三刻到他們的診所，看看應試的人一共大概有二十三四個，交談幾個以後，發覺他們幾乎都是醫學院出身的，有的是醫師，有的還是學生，像我這樣的人好像一個也沒有。我想這一定是沒有希望的，不過反正不費甚麼，試試也無所謂，所以我也安心下來。

九點到了，我以為應當是考試了，但是舉行的是體格檢查，非常嚴格的從

眼睛檢查起，一直到腳趾。

我於十二點半方才檢查好，說是明晨上午九時再去。

第二天我到的時候，有一位女護士正開始發出昨天的檢查單。她一個一個叫名字，叫着的人走過去；有幾個先被叫去的人下來了，我還沒有叫着，向那些下來的人問問，他們把檢查單給我看，有幾個因為眼睛太近視，批着『不合式』，還有幾個因為身體欠強壯，也批着『不合式』，有幾個則叫他們在隔壁的廳裏等候。

慢慢於是輪到了我，我這時對於錄取與不錄取，已經不很在乎，所以我並沒有甚麼特別的情緒。但是我居然也在合式之列，被叫到隔壁的廳裏去。

廳裏佈置得像一個講堂，有一塊小黑板，上邊捲着一幅白幕，後面有一架映幻燈的機器。我看大家在桌椅坐下了，我也坐了下來，隔座一位應試的人，這時候還帶着一厚本關於醫學的書在看，所以我也沒有同他談話。

九點半的時候，有兩個女護士進來了，她們發給我們考卷與題目，她們說到十二點半的時候要交卷的。說完了她們就出去，室內只勝了我們十九個應試者。

這題目使我們大家都驚奇了，因為沒有一點書本的知識，也沒有一點經院學術的氣息，我們大家都覺到我們自預備一個半月，我隔座的那個剛才還在看書的朋友，這時似乎失望得更加厲害。

我很難形容這題目的性質，如果讀者一定要我報告，我想還是舉一二個例子爲好，不過我現在記得的也不多。其中有一個，大概是這樣的：

『假如你同你的病人一同在喝咖啡，她一定要把鹽當作糖放在你的杯內，你取甚麼樣態度？』

還有一個似乎更有趣：

『假如你的病人不聽你的話，他一個人溜出去在酒店喝酒，你追到時他已

經喝得半醉。現在請你擬三種簡短的話，勸他跟着你回家。」

題目幾乎有二十幾個，但是性質都同這些差不多。

我沒有在理論上有多大的推敲，只憑我直覺做我的答案，十二點不到我已經做好，我重讀一遍，那時有一個女看護進來，我就把考卷交給了她。

我回到家裏，再也沒有想到這件事，因為我不相信我會被錄取，最重要的是我對於這些題目，實在不知道應當怎麼樣回答才是對，如果有書本可查，我一定會查查我到底做對了多少；如果有甚麼理論可以根據，我也可以知道我根據的理論是對是錯。但是現在我只是憑直覺在作答，我相信許多醫師和醫學院的學生，一定會有臨床的經驗可以作根據的，所以我對於這件事根本沒有抱甚麼希望了。

但是，出我意外，四月七日中午，我竟接到一封信，那是有E·奢拉美醫

師親自簽字的，叫我四月九日上午到他那裏去口試。

根據上次的經驗，我再也不作甚麼準備，到九日上午，我一直到北貝公路去。

我在看護地方打聽，知道通知來應口試的只有三個人，昨天一個人已經考過，明天還有一個人來考，今天就是我。我被領到E·奢拉美醫師的門前。

E·奢拉美一見我是一個東方人，很注意，但對我很客氣，同我談許多閒話，問我哪一國人，問我家庭的狀況，問我的經驗，最後他的問話越來越希奇了：

『你會騎馬嗎？』

『會的。』

他於是在一張紙上用鉛筆做一個記號，又問：

『你會擊劍嗎？』

『我不會。』我說，心裏不免覺得古怪起來。

他又在紙上劃一個記號，又問：

『你會運用手槍嗎？』

『我不會，從來沒有放過一槍。』

他又在紙上劃一個記號，又想：

『你會拳擊嗎？』

『不會，我不會。』當他在紙上劃記號時，我實在耐不住了，我說：『原諒我，醫師，到底你們是招考一個醫師的助手還是招考一個刺客，要不然你們可是要招一個武俠電影的主角？』

E·奢拉美醫師鎮靜地不作聲，最後抬起頭來，從鬍子裏露出和藹的笑容，低聲地說：

『你知道有時候醫一個有精神病的病人，除了精神病醫師的知識以外，還

要有刺客的勇敢與電影明星的訓練的。」於是他繼續的問：

『那麼駕汽車，你會嗎？』

『會的。』

『跳舞呢？』

『會的。』

『游泳呢？』

『會一點。』

他記下了，突然又問：

『你以前殺過人嗎？』

『沒有，沒有。』我驚駭地而乾脆地回答。

他又冷靜地記下了，再問：

『那麼你會甚麼運動呢？網球？』

『會的。』

『很好。』他說着又劃了一下，說：『檣球呢？』

『會的，但是不很好。』

『那麼駕船呢？』

『不，我只會划小板船。』

這樣問答有三分鐘之久，他看看錶說：

『好。』

他站了起來，忽然拿出一瓶藥，倒出了三粒藥丸，放在一張紙上交給我，這使我非常驚奇，我說：

『醫生，我難道需要吃這藥麼？』

『不。』他笑着說：『我要請你做一件事，這裏有一個病人，他總不肯自然地吃他的藥，現在正是他吃藥的時間，我給你十分鐘的時間，請你設法叫他』

把這藥吃下去。』

他說完開開他身後的門，叫我進去。

這是一間會客室一樣的房間，佈置很精雅，裏面有一個男子坐在沙發上，一個看護坐在他的旁邊，還有一個看護立着。我拿着藥進去，我不知道應當說甚麼話，用甚麼方法。那個男人無疑地就是病人，他並不瘦，但是面色嫌沒有血，眼睛發着恍，一瞬也不瞬地注視着我，最後他站了起來，有三分驚慌，三分怕，還有四分似乎都是『問題』。就在這一瞬間，我靈機一動，擺出非常莊嚴的神氣，伸着手走過去，我說：

『請你坐着，不用害怕。我是從東方來的，帶着東方的靈藥來治你的病，越吃得快病也好得越快』，這是舊約的古語，聰敏人大家都記得的。』

一位坐着的看護這時早已預備了一杯水站在一旁，病人對我看了看，就拿我的藥放在自己的口內，看護就給他水喝。

我完成了我的工作出來，E·奢拉美醫師拿着錶在門口等我，說：

『完成了？』

『完成了。』

『還不到五分鐘，很好很好。』

這樣我就告別出來，我覺得很有希望似的，等他們的通知；四月十四日上午，我所期望的通知終於到了，說這個助手的人選決定用我，叫我十六日上午去受訓練。

這在我當然是高興的事，我滿以為以後我可以從E·奢拉美醫師地方學到許多東西了。

但是出我意外的，第二天我去的時候，E·奢拉美醫師只介紹我到一個警察廳設立的偵探學校去求學。說他甚麼已經都接洽好了，還付好一切費用。

『怎麼回事？』我非常驚奇地說：『我是來做醫師的助手，不是來做偵探』

的助手。」

『是的，你我都沒有弄錯。』E·奢拉美醫師微笑着說。

『那麼爲甚麼要——』我說着忽然想到另一件事，我說：『你需要的助手是爲實際上用呢？還是爲電影裏用？是不是這個電影故事裏的醫師助手需要有一槍擊的本領。』

『自然是爲實際上用，不過你需要這些，將來可以保護你病人同你自己。』

『但是，』我說：『醫師，我來應考雖是爲你們的豐富的報酬，但是還是爲對你的尊敬，想在你地方學習一點東西。』

『不過這是第一步的訓練，並不是要你做槍手，我想兩個月也就夠了。』

於是我搬進了這偵探學校，開始在那裏受嚴厲的訓練，這生活是我從來沒有過過的生活，完全違反我以前生活的韻律。早上一早起來，騎着馬在廣場上用手槍打靶子，七時叫我練習游泳，八時吃一點早點，讀一些拳擊槍術偵探的理論，十時起是擊劍。午餐後有一點鐘午睡，接着是拳擊，傍晚叫我們駕着汽車或機器自行車用大型手槍打靶。夜裏還隨時有警鈴，叫我迅速從夢中起來，掛帶齊全駕着車子，到廣場追假想的盜匪。

我過了一天就想放棄這個生活，我想同E·奢拉美去說，我不願擔任助手

的事了，但是這個學校的紀律，是除了例假不許出校門的。我曾經在第二天早晨打電話給E·奢拉美醫師，說我願意放棄了這個職位，但是他只叫一個看護來聽，告訴我他沒有工夫，有話星期日上午去談。

但是經過一星期嚴格的訓練，我對於這生活竟也習慣起來，而且因為我槍擊上面的進步，我對這個訓練也發生了一點興趣；同時我忽然想到，我曾在報名時填過一張志願書，中途變志似乎太顯得我懦弱了。所以當我於星期日上午遇到E·奢拉美醫師時，我沒有提起這件事。他問：

『生活過得慣麼？』我說：

『現在總算有點過慣了。』

『很好很好。』

從此我就繼續在這學校裏受訓練，一個月以後，我身體的確有許多變化，不但結實不少，而且也機警許多似的，好像走路都輕健起來了。

兩個月後，E·奢拉美醫師來看我，他付給我薪金後，對我說：

『現在好了，你可以離開這裏，到我的地方去實習，多接近接近病人。』

『我倒很想再在這裏多讀一些時候。』

『這是不需要的，現在。』

我不再說甚麼，因為這訓練原是他們支配的。

這樣我就搬進E·奢拉美醫師所辦的療養院，改變了一個完全相反的生活，每天同幾十個患精神病的人接觸，這裏是需要冷靜的頭腦，和靄的態度，平靜的情感去應付我們的對象。

這生活在我沒有甚麼不合適，而且很快的使我發生了興趣，但是一星期以後，我慢慢感到E·奢拉美醫師同他的護士們有些缺點，但是我說不出這缺點是些甚麼，一直到兩星期以後，我發覺這缺點是缺少誠意。他們對於病人非常和靄，除非是特殊的神經病的人，在迫不得已之情形下，才失了這和靄的常

態，但是這和謊只是一種手段，並非出於真心的。不知是不是他們在理論上假定這些病人都沒有記憶，他們對於這些病人無限止的安慰與允諾，但是以後自己就忘了這些允諾。我發覺在這點上同他們不合以後，我自己單獨在這方面注意。有一次，一個年老的病人，一定固執地說他的兒子（其實他的兒子早在歐戰中死了。）有一筐橘子送來，而醫院不給他。許多看護都騙他，說：『不錯，他曾經打電話來過，說是由公司送來的，現在不來，恐怕是公司耽誤了。我想明晨一定可以送來，你今天好好安睡吧。』

這個病人相信她們的話，嘮嘮叨叨的就睡下了。

第二天，我去看這個病人，已經不提這橘子事情，不過我看出他精神上有些期待。我當時同E·奢拉美討論這個問題，我以為他雖然不提這慾念，但是這慾念並沒有消去，是存在他下意識之中。但是E·奢拉美醫師以為這種用弗洛伊德的說明是太舊了，他以為這個病人的思想並沒有系統，昨天的

慾念，他已經忘去，今天的不安是另外一件事情。這事件立刻有現象證明，那是看護的報告，說他不斷要水吃。於是我同E·奢拉美醫師說：

『我對於理論學識修養很淺，但是我所注意的是事實，假如我所解釋的不對，那麼是不是我們的神經因為昨天「不滿足」這個刺激，可以產生不斷的震動，這震動到某一定時期，又會生出新的慾念，慾念又會震動我們的神經，因為這樣不斷的震動與不斷的慾念，使我們的神經永遠不安與不滿足呢？』

『這只是你的假定，沒有科學的與實驗的證明是不足為據的。』

E·奢拉美醫師說到這裏就忙別的事情去了，但是我竟想到這病人今天的好喝水與昨天的慾念有特殊的關係，也許就是用水來解他昨天橘子的慾念。

這樣想着，我就自己用錢去買一筐橘子送給這位病人，告訴他是他兒子送來的，他果然很高興的不再討水喝，緩緩地剝橘子吃。

這一筐橘子他非常珍貴地吃；每天拿出一隻，看了半天方才吃，一直到一

星期以後這橘子還沒有吃完。在這個時期內，我看他精神安定了不少，也沒有甚麼別的要求。

我對於這個發現非常高興，我並不是說這個發現就可以證明我的假定，但是我開始覺得自己的確有能力醫好一個病人了。於是我把注意力更集中在這個病人身上，當他橘子吃盡的第二天，他忽然要出去買東西。我問他要買甚麼東西。他說：

『一些嬰孩的衣裳。』

『嬰孩的衣裳，有甚麼用呢？』

『呵，你真是太年青來了解一個老人的心境了。』他說：『我兒子昨天養了一個孩子，我是祖父了，你看，祖父，哈哈，我是祖父！我一定要買點衣裳給他。』

我當時答應他替他去買，但是事實上他並沒有拿出錢來，據我的意思，應

當打電話給他的親人。但是看護以爲這是規則以外的事。因爲親人把他送進醫院，是要醫生用手術與藥去醫治他，現在如果每次病發時的要求，每次要親人來滿足，那麼別人何必把他交給醫生呢。

這個老年人唯一的親人是他的女兒，這女兒已經嫁人，他就靠着女婿，大概因爲住得不洽心，更使他想到已死的兒子，所以就有了神經病。讓他住在家裏麻煩，所以把他送到這療養院來。根據他這個環境，似乎通知他家真是多餘的。

不過我已經答應了他，我一定要滿足他，我決定由我自己去買東西給他了。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E·奢拉美醫師同我說，我的訓練期已經滿了，我需
要開始正式工作，明後天就要離開這裏。

『那麼到哪裏去呢？』我問。

『到一個家庭裏。』

這使我驚奇了，因為自從我發現了我的理想，我對這老年的病人已經發生了興趣與情感，我也已經忘了我是一個在訓練的助手，好像我也是一個醫師一樣。我說：

『那麼爲甚麼不讓我在這裏正式工作呢？不瞞你說，醫師，我對於這裏的工作發生非常濃厚的興趣。希望你讓我在這裏工作。』

『這是不可能的。』

『爲甚麼呢？』他用手摸摸鬍子說：

『你知道僱你的人雖是我，不過需要僱你的人不是我。』

『這話怎麼講？』

『這是說，我斷定一個病人需要一個專人，如現在的你一樣的人去伴她，所以他們叫我代他們招請。』

『但是我在這裏發生很大的興趣，我寧使拿很少的報酬在這裏工作，不願意換地方。如果你需要到別處去的人，你再招考一個怎麼樣？』

『你的熱情很可愛，孩子。』他微笑着說：『但是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第一出錢的人已經等得不耐煩，而且我再去找一個人來，又要費招考的錢與麻煩，招來了還要訓練幾個月。』

『……』我想他的話是對的，所以不再說甚麼了。自然我面上終不免有不愉之色。

他看我很失望，用手拍拍我的肩頭說：

『你放心，你到那邊會感到更大的興趣的。好，六點鐘的時候你等我，我請你去吃飯，我再詳細同你談那邊的情形。』他說完要走了，我跟在他後面說：

『好的，但是，醫生，請你無論如何讓我延期兩天，我對於這裏一個特別

有興趣的病人有一個交代。」

「這自然可以，這自然可以。」他說着出門去了，因為這已是他到診所去應診的時間。

四

夜裏，E·奢拉美醫師在一家華麗的某方請我吃飯，我開始知道，我要去擔任的是一個甚麼樣的職務。

原來有一家非常富有的人家，只有一個獨女，她父親是地皮鞋工廠的廠主，他想在美洲成立一個新廠，在投資的人中間，有一個青年的英國的貴族答應很大的數目，但是在幾次接洽以後，這青年忽然追求這個女兒，他女兒也非常高興同他來往，花前月下，每天在一起過着青春的生命。一個月以後，這個英國的貴族，忽然對她父親求婚了，她父親以為女兒既然常常同他在一起，一

定是願意的，所以沒有同他女兒商量就答應了。但是事後同他女兒說起，她可大不高興，說她並不愛那人。但是她父親責她既然不愛那人，爲甚麼天天同那人在一起；而現在這事情，又影響到父親事業信用與前途。他父親是一個近代的商人，一句話說出一定要做到，所以他說：

「現在已經這樣，他也沒有甚麼不好，你嫁了他就算了。」

「這怎麼行？我並不愛他。」女兒說。

「那麼你爲甚麼天天同他在一起？」父親責問地說。

「——」女兒想了一想勉強地說：「這是完全爲你的事業。」

「爲我的事業，那麼你嫁他。」

「這辦不到，我現在不想嫁人。」

這樣他們有一個爭吵，這位女兒自然沒有嫁給那位英國貴族，但不知怎麼，她忽然就開始有一個越出她家世的生活，整天在外面遊蕩，交了許多男朋

友。後來不知怎麼，大概一個不好的男友喝了點酒，對她有點無禮，她開了一槍，把這個男人打死了。請了許多律師，才在法庭上麻煩地把這件事解決。從此她就有了精神病，她吸煙，喝酒，賭博，同人吵架，她有時特別愛打扮，有時特別隨便，有時整天關在自己房內，有時整天在外面，有時半夜三更一個人駕着車在各處走，有時一個人到賭窟裏消磨一個整夜。她父母都非常愛她，現在實在弄得沒有辦法，請E·奢拉美醫師診視。但是她自信力極強，絕對不承認自己有病，她咒罵醫生，不肯吃藥，也不願接受醫生的忠告，不肯改變生活；外面呢，下流的男女朋友交得很多，他們都花她的錢，整天在各處叫囂，時常出事鬧禍。曾有一次把她關在一間房裏，她忽然從窗口爬出去，三天沒有回來，賣了她的首飾，在旅館裏過活，害得她父母着急非凡；現在聽了E·奢拉美醫師的主張，以為強迫她徒然使她病症加重，應當有一個專門的人，使她信任，整天跟她在一起，慢慢來改變她的生活，使她肯接受這個人的勸告，所

以就由E·奢拉美醫師來招考這個人選，這人選現在就是我。

E·奢拉美醫師把這些告訴我以後，他說：

『你去，但不能讓她知道你同我的關係，也不能讓她知道你是去醫她病的。』他歇了一回，喝着咖啡，又說：『你到她的家裏去，算是她父親僱用的。』一個整理他家藏書的人。以後你應當儘量同她接近，你應當假裝是她所交的那羣低級的人，博她的信任，慢慢你再依照我的指示進行我們的治療。照我看，治療第一步先要她休息，要她神經安定，不緊張，第二步要她搬到海邊或鄉間，以後可以用針藥從生理方面去幫助她，那時候方可以用醫師與看護，你的責任到那時可以說是完成了。』

我自始至終沒有說一句話，只是靜聽E·奢拉美醫師的說明與吩咐，最後，他說：

『你剛才說要隔兩天去。』

『是的。』

『好，那麼你星期三去，星期二夜裏九點時你在療養院等我，我還有話同你講。』

以後我們就走散了，我對於延遲兩天的要求，無非是要看看我所發生興趣的那個老年病人的反應。

第二天早晨，我一個人到百貨公司，買了兩套講究的嬰孩衣裳到療養院，把它們送給這個老年的病人。他很高興，興奮地說：

『你是確定他有孩子了麼？』

『你的兒子麼？他終會有孩子，爲甚麼一個祖父不應當早點預備呢？』

我看他很高興把這收下來，我離開了他。從那時候起到第三天早晨我離開這個療養院，我知道他的神經非常平靜。假如我是不離開他的話，我要一直滿足他這些瑣碎無系統的慾望，我要使他神經永遠平靜，慢慢地我要揀機會尋

求，並且去解除他心理的結鬱。但是事實是不可能的。我於第三天早晨搬到梯司朗家裏去了。

在這前夜，E·奢拉美醫師給我一封介紹信，他已於那天上午碰見過梯司朗先生，一切都已接洽好，所以只要我單獨前去就是，梯司朗先生上午在家等我。

在我離開療養院的前一小時，E·奢拉美醫師又叫我去，叮嚀我一切要小心從事，寧使日子多一點，但不能有一點點使梯司朗小姐討厭，因為她如有一點討厭，所有的工作都不能繼續，而前功都將盡廢；又告訴我有甚麼問題隨時可以打電話給他，同他商量；最後他命令我從下星期起，每星期需要做一個詳細的報告，星期五晚上必須送給他檢閱。

五

是巴黎郊外的一個別墅，從鐵門進去，是一串平房，中間開着石拱，本來在外面還可以看到建築的屋頂，一進鐵門，裏面的建築反而看不見，從石拱進去，在我們眼前的一條平直廣闊的路，兩面是濃郁的樹，樹林中隱約有些椅子，當前是一個噴水池，沒有噴水，池中立着 Cupid 像，繞過這池，路兩旁就站着許多石像，也有幾條支路，我被領着一直進去，但不久前面有樹林擋住去路，樹邊繞着路燈，燈柱是鐵的，結構得很古雅，這路似乎分爲兩條，但繞過去，才知道是一個大圓圈，繞過半個圓圈，這別墅的建築就矗立在我眼前；

這建築的前面是一片燦爛廣闊的花圃，旁邊有舒適的椅子，花圃很有規律，但右面散着兩三株樹，樹下是一個鞦韆架，左面又是一個噴水池，正噴着水，想是爲求與右面的樹林對稱而建築的。向右面遠望，可以看到一片草地，一個網球場，再遠就是綴有花木的丘嶺。後面才知道那面有一個人造的池，池面很大，池水通到丘後成一條小河，這小河順小丘而走，直通牆外。從屋左過去，遠處是花房，再走過去，是一排兩層樓的房子，後來我知道那是車間廚房的所在。這二層樓房後面，有一片空地，那面據說是馬廄，我很晚才走到，穿過馬廄有門，騎馬時可以從那面直到牆外。

這個園林可以說完全是法國式的，但是小丘附近，則有點英國公園的氣息，這中心建築，莊麗穩實，與外面佈置極相稱合。

這想是路易十四朝代的建築，是梯司則族祖傳的別墅。

這樣的房子是歐洲資本家都想有的。因爲他們好像有一種特性，有了錢很

想購置有名的園林家宅。我知道美國資本家愛建築新屋，不知是否因為美國缺少有歷史性大廈的緣故。中國以前一直有好古的風尚，但到現在，我所知道的有錢的人都愛建築愚笨，醜陋，奢侈而不美，不中不西，非驢非馬的上海洋房。作為寫字間，商店沒有甚麼，但是作為燕居享受的家園，我以為是最愚笨的事。因為在這樣房子中出來的後裔，決不會有一個兒子是聰敏，也決不會有一個女兒是美麗的。

當我走進這中心建築時，我更感到梯司朗先生不是普通的富翁，因為屋內佈置非常疏朗莊嚴，寬大的走廊上，除了需要的地方裝飾着古舊的畫幅外，沒有什麼摩登的玩意，破壞這建築的趣味。

但是我受不了這空氣的嚴肅與沉重，我渺小地走進客廳，在這樣廣大富麗古雅的房间中，我做客人是第一次，所以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傢具都是深色的縷花的古典的形式，非常疏朗有致地放着，壁上有幾幅畫，都是古典主義

的，據我所知的來說，那張 Weissonier 拿破崙行軍的畫幅，怕是最近代的作品了。

最令我注目的是角上一隻六尺高的古銅架子，中間框着一幅女子的人像，穿着貴婦人的衣裳站在那裏，想來是梯司朗氏的祖上。但我在她莊嚴的面容之中，尋不出她年青時嫵媚之所在，我只看到她眼睛包涵着聰敏，眉宇充滿着威儀，鼻子象徵着正直，嘴唇表露着堅決。

我正在注視的當兒，梯司朗先生進來了，他是一個五十多歲的人，態度非常沉靜，行動也很遲緩，他沒有 E·奢拉美醫師的幽默與和藹，但很誠懇，似乎他永遠是說真話，好像無論甚麼事，說得出都是做得到的，同他訂約似乎是並不需要字據的。

我們談話很簡單，也很一致，因為所根據的都是 E·奢拉美醫師說到過的原則。在說完以後，他簽給我一張一萬法朗的支票。

這使我非常奇怪，我說：

『我上月的薪金已經領過，下月還是到月底再……』

『不，這是公費，你立刻會需要的。』他說着在我的身上打量一番，又說：『你應當先去做些衣裳，月底給我賬看好了。』

『……』沒有說甚麼，我接受了。

於是他按電鈴，叫人先領我到他的圖書室去，因為這是我名義上辦公的所在。最後他出去了，回過頭來說：

『你要甚麼，一切問管家好了。』

於是我隨着管家到圖書室，走進先是一間閱覽室，一端一個很大的壁爐，爐架上有幾件彫刻品，精緻的煤架放在爐內，對着壁爐是一套大而精緻的沙發，長沙發後面是一張長方的桌子。一端有一張大寫字檯放在當中，寫字檯後面牆上，飾着長劍與古舊的手銃，東南角有一隻坐地的大鐘，響着遲緩的聲

音。與這個相對的地方是一個通藏書室的門。

一面是長窗，靠窗一隻橢圓的小几，望出去，超過走廊是小丘與草地，如果有人打網球，我想叫起來也聽得到，一面就是我們進去的門，但門的地位，只佔全牆二十分之一，其餘則是地圖的地位，地圖都架在上面的銅架，要看哪一張都可以隨意拉下來。

但是最使我注目的則是壁爐上面一幅大畫，這畫使我想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偉大裝飾畫家撒望（Puvvis de Chavannes）的作品，撒望的畫，我在巴黎國葬館，市政廳都見過，但印象最深的是梭達（Sardou）大禮堂的大壁畫「聖林」，那幅象徵學藝的名畫之中，使我認識他澄明沉靜莊嚴線條與色彩。這裏所表示的也正是這樣，所以我立刻被它所吸引，使我感到，假如我的職務真是為梯司則府上整理圖書，在這樣的屋子中，對着這畫幅，翻閱精裝雅版的書籍，這是多麼幸福的事情，但是我的職務竟與這個相反！

我正在這樣想的時候，那位管家說了；

「裏面是藏書室。」

我依着他的指示進去。那裏四壁都是書，一張長方鏤花的檯子，與高背的軟椅，以及一架書目櫃外，還有兩架取書的梯子，我正想翻翻書目時，但是管家好像不耐煩似的說：

『你的行李，先生，他們已經搬到你的寢室去了。現在讓我帶你去麼？』
我覺得他的態度太嚴肅了，於是我就踱到外間，這時候我在寫字檯上看到一個精雅的烟灰缸，我乃從袋裏拿出紙烟，我自己啣上一支以後，把烟匣遞給他說：

『吸支烟麼？』

『不。』他笑着說：『我是不吸烟的。』

『這裏的空氣在我是太生疏太奇特一點，讓我們坐下來，談一回怎麼樣？』

你一定可以告訴我一點這裏的情形。」

「這裏的情形，我知道的也有限，」他又笑了：「你住久了，就會知道的。」

「那麼我可以先參觀參觀這裏的房子麼？」

「自然，這是我的責任。」他說：「但是先生，你不想先休息一下麼？」

「假如不太麻煩您的話。我想先知道一個大概。」

「我是隨時都等你吩咐的。」他謙恭地：「那麼讓我帶您去。」

我於是跟他出來，從寬闊的走廊上走過去。走過好幾個門，都沒有進去，他只在門口告訴我那是晨室，那是女紅室，那是彈子房，那是古玩室，那是名畫室——最後我們穿過一所大廳，那裏面藏着十幾幅人像，他告訴我那些人像都是梯司朗氏的祖先，大半是歷代的名人，我發現其中只有一幅是女子，那就是我在客廳中古銅架子中看到的一位。

客廳有兩間，一間我是進去過的。這位管家在門口介紹一句就帶我到飯廳，飯廳的色彩佈置得很濃，幾幅畫都是浪漫派的作品，其中兩幅是浪漫派大師 Eugène Delacroix 的手筆，中間放着丈半的長桌，桌上只有兩大瓶鮮花，高背軟椅都是金色的料子，很少其他的裝飾，偌大的房間更顯得莊嚴，通過飯廳是音樂室，兩隻鋼琴與兩隻琴籥放在當中，管家感慨地說：

『這裏，以前有多少音樂家在這裏演奏，多少高貴仕女在這裏鼓掌交際跳舞。』

他說着，就掀起金黃絲絨的帳幔，讓我走進隔壁華麗的舞廳。

『那麼，現在呢？』我問。

『現在，時代變了，老爺整天在外面，忙著事業，交際應酬也都到俱樂部去了。小姐小的時候還在這裏彈琴，後來大了，偶而奏奏音樂也都在樓上。病了以後，這裏幾乎沒有人再進來。』

這時他忽然告訴我那面是休息室，那面是吸烟室，但沒有帶我過去，一面說着，一面從寬闊的樓梯帶我上樓。穿過許多彫刻的人像，又是許多的廳堂，這些廳堂同下面一樣的古雅與富麗，不過有一點不同，不知是故意還是偶然，樓下廳堂的裝飾以畫為主，以彫刻爲副，樓上則以彫刻爲主，以畫爲副。其中有兩間小廳，一間坐起室，他告訴我只有這幾間房間是太太小姐時常用到的。走廊那面沒有走過去，沒有他告訴我，我已猜到是太太小姐的寢室部分了。三層樓我們根本沒有上去，管家告訴我，上面除了一部作女僕的臥室以外，都已鎖起。所以就是上去，也沒有什麼可看。

此後我們就下來，經過長長的前道，就到了屋後兩層樓的房子。管家一直帶我到汽車間，我看見裏面放着四輛車子，他這時忽從袋裏摸出兩把鑰匙說：

『這輛車子是歸你用的。』

『我看看車號是：PK 3143』，他說：

『這輛是小姐的。』

這是六缸的『逗拉駛』，全身綠色，車號是PK 9452，其他兩輛都是銀灰色的，他沒有介紹，但是我也注意到它的車號，我想這是我需要知道的。

車房的隔壁是廚房，他領我進去，一個廚子兩個男僕在裏面，他們都對我
看，管家告訴她們我是X先生，他們對我行一個淺禮，我還一個禮，管家就帶
我出來，我說：

『你們是睡在那上面了？』

『是的。』

『你在這裏多年了吧？』

『十多年了。』

『你家呢？』

『在鄉間。』

『你常回家麼？』

『兩星期我總回去一趟的。』

我們從園中繞過來，他帶我到我寢室的門前，爲我開開門說：

『×先生，你該休息一下了。』

他正要走開的時候。我說：

『你怎麼知道我名字的？』

『老爺昨天就說過。』

『那麼爲甚麼不讓我知道你的名字呢？』

他笑了，但是隨即客氣地說：

『我叫作貝翁脫。』

『好，謝謝你。』

他走開了，我關上了門。

這間房是圖書室同列的前端，正面正是別墅的前景，將那落地窗打開跨出去是走廊，走盡十幾步階梯就可以跨到花園與草地；遠望出去則是幾株樹同一個鞦韆索，以及幾個石像，如果向右面望去，就可以看到噴水池；假如有汽車從車間出來，到噴水池的旁邊我就可以見到，如果在夜裏，從左面轉出來的燈光，都會投我的前窗，旁邊的窗則與圖書室的窗同景。室內佈置自然是古雅莊麗極了，叫我住在這樣的房內，在我經驗中實在是一件突兀的事。而且我在擔任一件我過去不但沒有經驗過而且沒有聽見過的工作。到底這位小姐是甚麼樣的一個人？是甚麼樣一種病？我應當怎麼樣進行我的工作？甚麼時候可以會見我的病人？這在我都是問題。

我一面想着，一面理我的行李，四周靜得非凡，有點風從窗外吹進來，更使人感到無比的寂寥。沒有法子再理我的東西了，我坐在沙發上，抽起一支紙烟。我靜待變化的到來。

六

大概隔了一點鐘的時間，有人敲門了，我說：

『請進來。』

進來的是貝翁脫，他告訴我梯司朗太太召見我。我於是跟他出去。

就在那間二層樓的小廳中，我看見一個稍稍嫌胖的婦人坐在那裏，她看我進來就站起來同我握手。我在她熱望的目光中，看到她好像已經期待我許多日子，以爲我一到她家，她女兒的病立刻就會好似的。所以她非常慈和與殷勤地招呼我坐下。她說：

『我已經從E·奢拉美醫師地方知道，你是一個合於理想的醫師，我女兒的幸福，現在全在你的手上了。』

『我自然盡我的力，太太。』我說。

『據E·奢拉美醫師說，第一步先要使我女兒同你接近，信任你，但是她是最怕在這裏會見生人的；第一次印象不好，我想以後反而使她預防。所以我想還是讓你們在自然一點的環境中碰見爲好。你以爲怎麼樣？』

『這一切只好隨機應變，我還不知道她的一切，我想太太的意見總不會錯的。』我說。

接着她報告我她女兒的許多變態行爲，說在酒排間賭窟裏許多下流地方，會見生人就會一見如故，這裏碰見人總不很愛招呼。說她外面交了許多不正當的男女朋友，問我怎麼樣把他們疏去？又說到她祇有這樣一個女兒，只要她會好起來，她犧牲甚麼都可以，於是又告訴我她每天怎麼樣爲女兒祈禱……

我對於她的問語都不能具體回答，她的服飾於她身份上的莊嚴非常調和，但是她的嘮叨的語調，實在破壞她整個莊嚴華貴的氣象。在這裏我發現她心底的母愛，這母愛在最富貴的最有教養的女子同最貧窮的最無知的女子都是一樣的。我沒有說甚麼，但是我想起來一件事情，我說：

『太太，我既然在這裏負責這個事情，我希望你允許我一點充分的自由。』

……『我的話其實還沒有說完，但是她說：

『自然而然，E·奢拉美醫師已經詳細講過，你儘管照你所想做的進行。』

『第一步自然先要讓我認識她。』

『是的，是的。』她說着就按電鈴。

沒有半分鐘的辰光，我從窗戶看見一個美麗的女子過來，呵！竟有這樣美麗的女兒！我非常注意她的舉動與韻律，我發現不出甚麼變態，接着開門進來

了，我自然特別注意她的眼睛。長的睫毛，碧色的光芒，除了一個誘人的美以外，一點沒有甚麼特別。

當時我已經根據普通的禮貌站了起來。但是梯司朗太太忽然說：

『海蘭，你把我房內小姐的照相拿來。』

這使我很窘，因為我竟只注意她的身體，沒有注意她的服裝，我恐怕梯司朗太太會暗笑，笑我這樣沒有見過世面，把一個女傭當作了小姐，爲掩飾這個窘羞，我走到旁邊的一幅油畫前面，我問：

『梯司朗小姐是否很喜歡美術？』

『是的，以前她很喜歡，但是她不會繪畫，她只會奏一點鋼琴。』

我注意梯司朗太太的表情，不知是不是她的慈惠，不忍露出她對我的訕笑，還是她真被我掩飾過去，沒有知道我的窘狀。我沒有說甚麼，悄悄地望着畫，接着我又回到我的座位。她說：

『你也很喜歡美術麼？』

『很喜歡，但是沒有研究。』

海蘭拿着照相來了，梯司朗太太接過來遞給我。我拿起照相就覺得驚奇，因為我發現我好像在那裏見過這個小姐，我抬頭看看梯司朗太太，我覺得這位小姐一點也不像她母親，如果要勉強說有點像，那麼怕只有嘴角一點點笑紋。但是我到底在甚麼地方見過這位小姐呢？我怎麼也想不起來了。我在思索。

『覺得她美麗？』梯司朗太太笑着問我。

我感到一種羞慚，這樣的問語顯然不是這樣的太太在這個環境中說的，所以說這樣的話，我想是因為我把照相注意得太久之故。我說：

『自然是美麗極了，非常像您。』但是我心中感到一種不舒服，深深地覺得做這個工作，醫治這樣的一位小姐，我是太年青了。我忽然又想到療養院中那個老人，我應當先把他醫好才對。

『你能夠在照相中看到她精神上有點異常麼？』梯司則太太又說了。

『我看不出，在這個容貌之中，我只看到美與華貴，剛強與堅定，以及超人的聰慧。』我這樣回答的時候，忽然想起我剛才在客廳之中所見的畫像，這照相中的面貌顯然與這畫像是很相像的。那麼我的好像在那裏見過的感覺，怕就是從剛才的畫像來的。我問：

『原諒我，太太，我可以知道你們客廳裏那幅畫像是這位小姐的誰麼？』

『那是她的祖母。』

『我覺得她非常像她的祖母。』

『是的，但是脾氣不像。』

『那麼，原諒我，我可以知道她祖母一點歷史麼？』

『她祖母，呵，這是非常能幹而有爲的人，自從大革命後，百餘年來梯司朗族一直非常衰微，是她祖父一代，靠這位祖母的能幹與聰慧才把梯司朗族復

興起來；她永遠莊重嚴肅，對外對內都由她一手管理；所有她的屬下沒有一個人不愛她怕她，聽她的指揮，爲她盡力。就是這個別墅也由她買進。但是我的女兒，她知道花錢，放蕩，愛賂，愛玩。」

『她從小就是這樣不像她祖母麼？』

『不像，一點不像。自然以前並不放蕩，不過愛笑愛玩。』

『她讀書時候功課好麼？』

『功課倒不壞，這因爲她好勝；但是性情總是好動，錢一直會花，愛打扮裝飾，愛交際，愛買東西。』

『那麼出了學校以後？』

『也是一樣。』

『那麼過去的朋友？』

『以前還都來往，但是後來都散了，有的到外省去，有的結了婚。』

『那麼現在的朋友們呢？』

『這都不是以前的，我不知她從那裏交來，我想都是下流的。』

『你見過她們麼？』

『沒有，沒有。』

『她們也到這裏來麼？』

『從來不。』

『太太，那麼這些朋友都是病發了以後交的？』

『是的。』她說：『在病發以前一個時期，老朋友都散了，新朋友沒有，

她是很寂寞的；E·奢拉美醫師就說，這個與病也很有關係。』

『是的是的。』我說。

『你以後要知道她最近的情形，』她說：『可以問海蘭，剛才拿照相來的

那個女傭，她才十九歲，可是很聰敏。』

我在那時候告辭出來。梯司朗太太忽然在我身後說：

『你要不要把這照相拿去。以後也容易認識一點。』

我說一聲：

『好的。』就拿着照相出來了。

七

這樣我就住了下來，一星期忽忽過去了。一星期中除了很少幾次在吃飯時候，碰見梯司朗先生及太太外，我幾乎沒有同他們碰頭；常常是我一個人在講究的飯廳用飯，梯司朗先生尤其少見，他幾乎沒有問起我怎麼在進行我的職責，梯司朗太太同我談的也都是空虛的問題，她似乎沒有安排我同她們小姐怎樣會面，好像我憑她給我的那張照相，就應當把這位小姐的病醫好似的。

我每天沒有事做，除了替換了幾套講究的禮服與衣飾以外，整天在圖書室翻閱這些博雜的書籍，自然我沒有心緒好好讀書。我在雜亂的翻閱以外，只在

室內打圈。這間房間我已經很熟，只有三隔鎖着的寫字台抽屜我沒有開過以外，其餘好像都屬於我的一樣，我把我零星的東西放在寫字台裏，每天在上面翻翻那本書，翻翻這本書，有時候寫一封無關緊要的信，午飯以後，我在沙發上打一個瞌睡。生活似乎很閒，但是我心裏很亂，我竟不知道怎麼樣着手做這件事情。

檯子上有一個電話，我很想打一個電話通知E·奢拉美醫師，但是我又沒有勇氣打，因為他本來已經把這整個的責任交給我。結果我叫進了療養院，只有一個看護談些話，問些那個老年病人的情形，這是我常常關心的事。

第七天下午E·奢拉美醫師派人送來兩支手槍，以及一些子彈，這是他為我代向警察廳領來的。

這使我想到我已到我應當做報告給E·奢拉美醫師的日子。但是我有甚麼可以報告呢？在把筆的當兒，我心中都是失望與苦悶。寫了一點以後，我覺得撒

說的地方太多，結果扯去了總有十來次。最後我想，與其日子久了，一點沒有結果，還不如趁早叫他另選賢能。於是我寫了一封辭職的信。

我先告訴他第一天梯司朗太太同我講的一些梯司朗小姐過去的情形以外，接着我就分析梯司朗小姐的病情，完全是這個嚴肅而古典的家庭空氣所造成，而現在這些變態的行爲，正是對於這沉悶的空氣的反抗，是下意識的青春活力的發洩。最後說到我到現在還沒會見梯司朗小姐，這樣的空氣，於我的個性，實在是一種壓迫，每天想做點事而沒有事做，這大概是我能力不夠所致；所以最好你能夠選一個有機靈手腕，活潑頭腦的人來，因為我感到這樣下去，不但我醫治不好梯司朗小姐的病，或者甚至我也要得精神病了。

我把這封信交給貝翁脫付郵，可是第二天E·奢拉美醫師給我一個電話，叫我無論如何担任下去，說本來這事情並不是三天五天的工作，所以必須忍耐與努力。

我自然沒有話說，因為我的志願書是我自己簽字的，而他的誠意與對我的信任，正鼓勵我的勇氣來堅持這個工作。

於是我每天思索一個辦法來着手這件事情。

大概十三天以後的夜裏，月色很好，我在我房內看一本精神病學的書籍，忽然看見窗外一亮，有汽車的聲音。我就到窗口去望，看見那輛綠色汽車從車路駛出去，這汽車我知道是梯司朗小姐的。當時我很想下去追她，但是第一我已經脫下了我的衣服，第二我的車子一次都沒有駛過，待我穿好走下去，自然來不及了，所以只得忍耐下來，左思右想，我忽然想到了海蘭，這許多日子中，我竟忘了這個重要的人物，是梯司朗太太特地叫我可以問她的人物，而事實上十多天來，我一直沒有會見海蘭，這大概是我遺忘她的原因。

於是第二天早晨，早餐以後，我叫貝翁脫請海蘭到圖書室來。海蘭進來的時候非常自然，雖然她是第一次同我談話，但是她好像早就有準備似的。請

她坐下，她也就坐下了，我說：

『海蘭小姐，你大概總知道我來這裏的使命。』

『自然，先生。』

『但是我到現在還沒有同你們小姐見面。』

『這是很難的事情，她一點不想在這所房子內會見人。』

『你有沒有同她說過這裏多了我這樣一個人。』

『她知道的，太太已經提起過，說老爺用了一個整理圖書文件的人在這裏，但是她一點不覺得特別，沒有一點反應。』

『我奇怪極了，她的生活到底是怎麼樣呢？』

『有時候整天在床上，有時候整天在外面，最近每天很晚起來，半夜裏才出去。』

『吃飯呢？』

「總是由我們伺候在她房內吃的。」

我凝思了一下，沉默着。海蘭用驚奇的眼光看着我，我驟然被這個美麗的面貌，沉靜的態度所吸引，一個靈感似的觀念提醒了我，我說：

「海蘭小姐。」

「怎麼？」

「我在担任這件事以前，沒有想到有這許多困難，連會見這位小姐都要費這樣大的麻煩，而這裏的生活實在氣悶得厲害。我已經向E·奢拉美醫師辭職，但是他不允許；可是我已經失去了我能夠醫好這位小姐的自信力，我怕我自己神經都快有病了。」

「……」海蘭沒有說甚麼。她的視線避開了我的注視，聽着我說些無關的話。我繼續着說：

「我覺得在這裏生活着，就需要一份力量，沒有一個人談話，空氣永遠

是死寂而灰色。』

『是的，老爺常常不在家，太太有時候也出去，回來了只是打絨線，養鳥。』

『也沒有一個客人？』

『沒有。』她說着露出好奇的笑容。

『那麼像你這樣年輕而漂亮的少女，居然能夠耽得下去。』

『是的，起初我過不慣；但是後來我覺得小姐待我實在太好了。我不但同情她，而且愛她。好像爲她服務，在我都是光榮的了。』

『你來了幾年了？』

『兩年。』她說：『但是你問我這些作甚麼呢？』

『我覺得假如你在這裏工作是爲報酬的話，我很想你肯做我的助手，我願意每月津貼你六百法郎。』

『倒不光爲報酬。不過假如這是於小姐有益的話，我甚麼都願意。』她躊躇一回又說：『但是我一點沒有醫學上的知識及經驗。』

『這是不用的，不用說你，連我都用不着，醫藥上事情我們可以問E·

奢拉美醫師。』

『那麼叫我做些甚麼事呢？』

『只要你肯照我的話做，有時候你要跟我走，甚至是夜裏。』

『爲甚麼呢？』

『我們永遠要追隨着你們的小姐。』

『這自然可以。但是太太要不答應的，我想。』

『不要緊，我會同她去說。』

『那就沒有問題。』

『那麼謝謝你，我們就這樣說定了。』

「……」她露着最甜美的笑容點點頭。我望着她的笑容說：

「從明天起，你的第一步工作要記日記，記梯司朗小姐每天的狀況與生活。記她每一句話與每一個表情。」

「但是她在外面的事我不知道。」

「不要緊，我會使你知道，你只照着你所知道的去記就是。」

「好的，我照你做就是。」她說：「還有甚麼別的事麼？」

「沒有甚麼。」我說：「但是請你告訴我，我用甚麼法子叫你最方便。」

「啊。」她想一想說：「你最好還是到圖書室裏按第三個電鈴，那個黃色的電鈴。」

「好的，謝謝你。」

於是這個美麗的背影在我面前消失了。

那天下午我做兩件工作，第一我到圖書室裏認清這個黃色的電鈴，第二我駕着我的汽車到外面跑一圈。回來我把車停在院內，那是於我最方便的一個地方。於是我同梯司朗太太接洽我需要海蘭幫忙的事情。她說：

『爲甚麼你需要這樣一個女孩子呢？』

『你想，太太，我是一個男子，而且年紀太青，有甚麼方法可以隨便同你們小姐接近呢？』

『這沒有甚麼，你是一個醫生；但是，也好，海蘭雖然年青，但很聰敏，

而且她是我女兒信任的人，或者於你有幫助，你自己同她去說好了。」

我很滿意的出來，洗了一個澡，睡了一覺，飯後，我換了一套整潔的衣服，抽着烟，看看書，靜候院內綠色汽車的動靜。

起初我很安靜的等過去了，但是十一點後，我的心開始緊張起來，我再不能安心閱讀，窗外的一絲聲音都使我注意，我不時向窗口去望，星光月色照着死寂的院落，淡淡的樹影鋪在地上，草地如一個湖沼，一二個石像披着紗似的，更顯得這庭院的寥落與古舊。

時鐘敲了一點，我感到一種清寒；但是我還是等着。自然我的心開始有點焦急，使我奇怪的是：這份焦急的情緒，會有點像在一個約會中等待情人一樣。我冷靜地分析自己，深深地感到要是光爲這筆月薪我會這樣幹麼？其中的確有心理的成份，這成份是七份好奇三份好勝。

我在房中躑躅，前面是梯司朗太太給我的她們小姐的照相，於是我對它凝

視一回。一個這樣端莊美麗的小姐會有精神病了，這是多麼殘忍的事。我驟然在她的眉梢眼角間，發現一種引人人勝的嫵媚，這嫵媚是她神村所絕對沒有的。於是我想到了我的職責，我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光榮與自大，我是在同這殘忍的魔手搏鬥，要從這隻魔手之中挽回她的美麗與幸福，青春與光明，於是一種無比的力量與勇氣，浮到我的心頭，我像是受了天啓一樣，我有一個決心來担任這件事，窗口是星光與月色，我無意之中對着天空發誓，我必須完成我已經担任下來的工作。

但是三點鐘已經快到了，院內一點聲響沒有，疲倦從我眼睛襲到我的周身，看來今夜是絕望了，我於是解衣就寢。

自從那夜起，我好像對這件工作發生了興趣。所以第二天我立刻問海蘭昨夜
的經過。

海蘭交給我她的日記，原來梯司朗小姐昨夜狂飲，兩三次想出去，結果都

倒在床上，九點半醒來，忽然哭了，嘆着人生的無味。

在這日記中，我發現了海蘭之聰敏；我說：

『昨夜我一直等到天亮。』

『那麼你爲甚麼不叫我下來問我？』

『我想這太擾你了，這樣晚。』

『這有甚麼關係，而且現在這是我的責任。』她興奮地說。

『我不願意擾你，除非將來你對這事發生了興趣。』

『甚麼事？』

『對於醫治你小姐的事。』

『自然我是有興趣的，我愛她，她如果永遠陷於這樣的生活，在我也實在太悲慘了。我的力量只能夠安慰她，服侍她，現在假如能夠在挽回她的過程中占一份力量，這是多麼光榮的事。』

我沉默一會，她注視着我，最後我問：

『她常常發脾氣麼？』

『是的，常常，但是發了脾氣就後悔；她會把鞋子拋在我的身上，但是隨即拉着我的手哭着求我原諒。』

『她是不是有平和的時候呢？』

『是的，不，不是平和，是厭倦，對於生活的厭倦；於是她就躺在牀上，對我流淚。她說，她要我不離開她。』

『他愛打扮？愛鏡子？』

『是的，但是她打扮好了，立刻脫去。最後十分之九還是隨便的出去。』

『所以你很同情她。』

『是的，所以爲她，你儘管甚麼時候都叫我。』

『那麼，假如這是於你方便的，最好還是你來通知我，當她預備出去以

前，你下來通知我。」

『但是，她常常預備出去了，忽然又改變了意志；改變了意志，忽然起來又要出去。』

『都沒有關係，你只要一看她預備出去，就來叫我就是。我睡着的時候，你可以敲我的門。』

我在夜裏從此不再苦等；於是在此後第三夜的十二時半辰光，在夢中我被敲門聲驚醒，我立刻起來穿我的衣履，於是我非常興奮的等着，覺得今天起我總可以正式着手工作了。但一直等到敲過兩點，還是聲息都沒有；最後又是敲門的聲音，我說：

『請進來。』

進來的是海蘭，她抱歉似的說：

『小姐不出去了。』

『不出去了？』我感到一種惆悵，但是我接着說：

『好，謝謝你。』

海蘭爲我拉上門，我心裏浮有沉重的寂寞，一個人在椅子上任憑時間流去。

九

煩惱而又沉悶，不知不覺過了三天。那天我身體略略感到不適，我想終有幾分熱度在身上吧，晚上很早就躺在床上。但是我沒有睡着，我在翻閱海蘭的日記：

『……我不知道她在裏面作甚麼，她要一個人就在房裏。隔了許多辰光，我去敲門，她不應；我以爲她睡覺了，但是我聽見哭泣的聲音；隔不多久，這聲音也消失了，我又去敲門，她厲聲地說：「我不願意見你。」於是又隔了一個鐘頭，那時我心裏突然浮起恐怕，我怕她會自殺。所以我又在敲門了。」』

剝」……」

正是『剝剝』的敲門聲，我問：

『是誰？』

『是我。』不錯，這是海蘭的聲音，她接着說：『小姐預備出去了。』

我立刻起身，胡亂披上了衣裳。站在窗前打我的領結。大概沒有二十分鐘工夫，我看到了兩條燈光從東面射在院中蠕動。於是我立刻跨出門檻，跳進了
我的車子。

等那輛綠色的車子游出來，於是我就跟在後面。

出了鐵門，順着右手走去；我緊隨後面，掠過了許多路樹路燈，慢慢的穿
進了市區。

最後這綠色車子在一家酒家前停下了，我也立刻停了下來，我看見一隻黑
手套的手把車門推開，隨着是整個的身體跳出去了。我沒有看見她的面部，只

看見她的令人羨慕的身軀，穿一件很隨便的深紫色的上衣同淡藍色的下裙，用矯捷的姿態躍進了酒家。我追隨進去。這時我注意到招牌是：玫瑰酒店。

裏面許多人都對她歡呼，她好像每個人都很熱似的，大聲的招呼，接着圍着檯檯上的一羣青年，都圍着她到裏面桌子上去。這是一個下等的酒窟，這羣青年似乎都是遊手好閒之徒，衣服也不很整齊，態度尤其討厭。有幾個女的打扮得非常艷俗。我想像不出這些男女可以做像梯司朗這樣世家裏小姐的朋友，也想像不出這樣地方是梯司朗家庭裏的人所可以進來的。

我揀了一個地方坐下，這時候我才看到這位我的病人的面部。她正在吸烟，眼睛凝在空虛之中，同桌的男女在哄鬧，她有五分鐘沒有參加，後來別人推着她，她也就嚷起來，身體靠倒在一個男子的臂上。現在燈光很勻的鋪在她的臉上，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她的面部，這當然是一隻美麗的臉龐，但是除了眼睛長得特別有風緻外，像這樣的面龐是西洋雜誌裏廣告上常有的輪廓，雖然

面上略有胭脂，但還顯得蒼白，眉毛很好，與這雙眼睛非常調和，但是畫的成分比天生的成分爲多。在她的表情之中，常常有凝視在空虛的淺笑，這一種凝視，是神經衰弱的一個特徵，但並不是十分變態。她的變態的地方，我尋不出，但在她突然一哄鬧，一沉靜之中，我看出她整個的心境在這兩極端間擺動。我推想她的人格一定是矛盾的結晶，最動與最靜，悲哭與狂笑，她的心上似乎架着一個倒來倒去的天平，像兒童們所駕的蹺蹺板，左端與右端各坐着悲哀與快樂，不斷的起落顛波，使她整個的心境永遠在不寧之中。

當我不斷的對她們注視的時候，我忽然覺到我也正被別人在注視，這因爲我是他們的一個生客，而我的衣裝在這個環境之中，也顯得過份的正式。我低下頭，喝侍者拿來的咖啡。

有五個樂手，在一個角落裏忽然奏起噪囂的爵士音樂，於是房內的人就在狹小的舞池上跳起舞來。那一羣青年中有三對也參加了，梯司朗小姐同一個有

小鬍髭的人在舞，這時候我才注意到梯司朗小姐身材的窈窕美好。還有一個比較頹頹的女子伴着一個壯健男子，舞到我的面前。這個女子全身都是活力，似乎有用不盡的快樂在心頭一樣，我能夠判斷她沒有用腦筋的時間，憑這付簡單的生命的，她的確能夠享受這低級的音樂，原始的男性壓力，以及這整個的放縱氣氛。我於是注意到梯司朗小姐同她男伴的態度，她沒有笑，偶而說一兩句話。男子也不顯得輕薄，似乎非常快樂的想接近這個女伴，但好像有幾分胆怯似的，終不敢放肆。

我默坐着，等一曲音樂完了，我吸起我的烟斗，非常不在意的坐在那裏，看他們歡笑狂舞。

最後我看他們休息了，歇在那邊談話，於是我過去，到他們桌邊，請那位頹頹的女子同舞。我滿想在她的嘴裏探聽一點消息，所以同她話談得很多，我告訴她我是異國人，初次到這裏來玩，所以非是寂寞。接着我問：

『你們一羣朋友是常來的麼？』

『是的，我們常常來。』

『你們一定都是老朋友了，或者是親戚。』

『不，我們都是在這裏認識的。』

『在這裏，年青人真快樂。』我說。

『……』她點點頭，歇一會，我說：

『這位穿紫衣的女郎我好像在甚麼地方見過的。』

『見過？在哪裏？』她興奮着問。

『想不起來了。』我說。

『不見得吧，』她笑着說：『她是很神秘的，沒有人知道她的來踪去跡。』

『你也不知道？』我驚奇了。接着我問：『那麼你叫她甚麼呢？』

『我們都叫她白蒂。』

『啊，白蒂，你難道不知道她姓甚麼嗎？』

『不知道，她不說，我們也不再問她了。』

『這真是古怪。』我說着，音樂也停了，我送她到座位上，謝謝她。她們座上的人似乎很注意我似的，但是我一逕回到我的座位上。我靜坐在那裏，看他們這一羣人笑樂，我想這也許是真的，梯司朗小姐也是他們間的謎。最後，我在白蒂凝視空虛的當兒，我過去請求她同舞。

當她把手放在我手上時候，我說：

『梯司朗小姐，這是好幾個月來唯一的希望，來認識你。』

『我？你怎麼知道我是梯司朗小姐？』

『對不起，小姐，你奇怪了。但是你爲甚麼不想到剛才和我同舞的那位小姐會告訴我的。』

『不，不，絕對不，他們沒有一個人知道我的姓名。』

『只知道你叫白帶？』

『是的。』她說：『但是你怎麼會知道我的姓氏。』

『這是個秘密，』我說：『但是你放心，小姐，我不會洩漏這個秘密的。』

『但是你怎麼會知道的呢？』我說：

『假使我連這個都不知道，我怎麼會已有幾個月認識你的企慕。』

『你從我……我父親地方知道的。』

『不，』我說：『相信我，我不會對你說一句謊話。』

『但是……』

『請你現在不問這問題好不好？』我說：『假如明天夜裏你在這裏等我，

我一定可以讓你知道我從哪裏知道你的。』

『好的，明天我等你。』她說完就沉默了，一直到曲終以後，她回到她座位上，吸一支紙烟，用渺茫的眼光望着空虛的空間，沒有說一句話。五分鐘以

後，她離座了；她沒有出外，從裏廳裏轉進去。我注意着，靜等了二十幾分鐘，她沒有出來，於是我也到裏廳去，那裏擺着檯球，有許多人在玩；並沒有她的踪跡，我在猶豫的當兒，看見有人從右角狹小的門裏走來，我於是順着這門進去，那是一個狹弄，走盡狹弄才又看見燈燭輝煌的大廳，許多人在那裏吃喝，啊，原來這裏是一個賭窟。我溜了一圈，終於在某一桌上尋到了她，她在賭，是的。出手似乎非常豪闊。我看了一回，也買了小數的籌碼，在她旁邊隨便下注，我的目的當然不是賭錢，只是作爲追隨她的手段。她似乎沒有看到我，但是不一會，那位在外面的頎頎的女子同那個蓄着小鬍髭的進來了，女的說：

『白帶，怎麼樣？今天你一定有很好的運氣。』

『不壞，不壞。』她說。她抬起頭來，這時先看到了我，對我笑笑，但隨即招呼了她們的同伴。

我偷偷地注意他們，這兩位同伴也開始幫她賭起來，大概沒有好久的辰光，她全數輸光了；於是他們相偕着出來，我也就跟着他們，他們到外面要了威士忌酒，白蒂在狂飲了，我一直注意着他們。不知這位蓄着小鬍髭的人是醉了還是怎的，他回頭注意我，突然過來對我說：

『你爲甚麼老追隨着，老注意着這位小姐？』

『奇怪了，先生，你怎麼問我這樣的問題？』我笑了。

『我必需問你。』

『我沒有回答你的必要。』我正色地說。

『但是我要禁止你這樣注意她。』

『這是我的自由。』

『我不答應。』他說着似乎要動武了。

但是這時候音樂響了起來，我過去請求白蒂跳舞，白蒂接受了，這便責問

我的人沒有辦法。我同白蒂說：

『梯司則小姐……』

『我希望你叫我白蒂。』

『那麼，白蒂，這樣的生活於你是多麼不調和？』我說。

『爲甚麼不呢？』

『這樣的生活會毀壞你的青春，殘傷你的健康，損失了你的美。』

『我本來老早沒有青春健康與美了。』

『你太自暴自棄了，你知道有多少愛你的人在看重你的青春健康與美。』

『愛我的人？』她突然震怒了，想擺開我的身體說：『原來你是我家裏的

說客。你，你一定是同我父親串通的。』

我沒有讓她擺脫了我，跟着音樂舞過去，鎮靜的說：

『請你安靜些，小姐，以後，或者明天，』我這時忽然注意到牆上的鐘，

已經一點多鐘了，我說：『啊，現在應當說今天，今天夜裏你就會知道我所說愛你的人是誰。』

『好的，』她說：『不過我希望你不要撒謊，世間並沒有愛我的人。……我家裏的人都在憎我，都說我有神經病，……』

她非常興奮，但是我打斷她的話，說：

『我不知道你家，我也不知道我家，我不希望你說家，這在我聽來是痛苦的事，讓我們談些快樂事情吧。』

『但是……』她說時隨即被我急速的舞步打斷了。我說：

『不早了，你該早點回去睡覺了。』

『……』他沒有理會我的話似的，沒有回答。

音樂終止的時候，我說：

『不要忘掉今夜的約會。』

我當時立刻付了賬出來，駕車一直到梯司朗氏的別墅；一路上我感到今晚的收穫已經很多，我覺得非常滿意。到房裏我卸下衣裳，熄了燈，吸着紙烟在窗口下坐着，我要看她到底在甚麼時候回來，但沒有到我吸完一支烟的時間，有二道車子的燈光射進來了，我想：

『也許是我最後盼她回來的話發生效力了。』

十

第二天，我把這些經過告訴海蘭，我叫她今夜伴我同去，並且把我預定的猜度與計劃同她說了，無論如何請她勉爲其難來做。但是她竟熱心而興奮的答應了。

夜裏，當綠色汽車開出去後，海蘭到我的房裏來，但是，要不是我是預知的話，我真想像不出這會是海蘭，她是這樣煥發美麗與健康，我一時竟找不出一句可以形容她的辭句，但是立刻使我想到了動物園中見過的一種長尾、細身、眼睛閃着光芒的鳥，我很想用這個鳥名來形容她，來叫她，但是我竟會沒有記住這種鳥的名稱，我好像覺得這隻鳥就是叫作海蘭一，我帶着忘形的感

情叫出。

『啊，海蘭！』

她非常愉快的奔到我的身前。她穿着一件淺灰色銀紋的晚服，在她活潑的舉動之中，橫加着莊麗高貴的條件，後來我想到是這個色彩與韻律，使我想到動物園中的美鳥。她高興地說：

『先生，你預備好了麼？』可是我沒有回答她，我說：

『海蘭，你太美了！』

『你真覺得我美麼？』

『自然，』我說：『這件衣服——』

『啊，這是一件小姐給我的舊衣服。』

『但是於你實在太合式而美了。』

『小姐也是這樣說，所以就送給我。』她說話的語調充滿了高興，我猜不

出她的心理是浪漫還是寫實，我說：

『但是，太美了！』

『怎麼，你以為不好麼？』

『於我自然是光榮的，但是這會使……』我忽然囁嚅着說不下去。

『會使甚麼？』

『我想這會使，也許會使你小姐不高興的。』

『不，』她說：『不會的，她要我打扮，她看我打扮就高興。』

『……』我想了一想，接着說：『是的，也許你說的是對的，也許是對的。』

『那麼讓我們出發吧。』她說：『她也許要等你了。』

『好，』我覺醒似的說：『讓我們走。』

跳進汽車，我開始又想到我做這工作實在嫌得太年青了，旁邊的海蘭使我

竟會生一種特殊的感覺，她滿面是快樂的表情，時時靠倒我身上來。車子在廣闊平直的路上，一點沒有波動，兩側的樹木在路燈下顯得非常新鮮，風打動了它們的枝葉，像是同我們招呼一樣，蟬聲叫得十分親切。天氣是這樣的美好，星月在天上，沒有雲；風吹來都是溫柔。海蘭又高興地靠攏來，突然，用發亮的眼睛望着，笑得像一朵花似的說：

『天氣真不壞。』

『是的。』我說着，無意識地把車剎慢了，無意識的用我的右手圍到她身上去，她也就讓開了靠倒在我臂上。但這一靠的感覺，使我驟然意識到我行動的越軌。我立刻把手臂收回來。

『怎麼？累麼？』她說。

『不，啊，不是——』我支吾地回答，把車子加快了兩倍，路樹與路燈像深霧一般的掠過去，車燈直射到遠方。我這時想到了我們的目的，說：

『我怕會到得太晚。』

『這樣快，假使出了岔兒，會到得更晚的。』她說，說完而且笑。

這是甚麼？我不知道，是誘惑還是開玩笑，這笑聲使我看她一眼，於是我又無意識地把車子駕慢了。我覺得她的態度的確已經忘了我們鄭重的使命，把這次的工作當作我們的借遊。但是我自己呢？她說：

『這樣是最舒服的速度。在這速度之下，我們方才不辜負這初夏的夜景，與明媚的天氣。』

『不過，海蘭，』我說：『我們終應當明白我們是在做一件醫師的工作，不是來遊春的。』

『在我，』她說：『工作與娛樂永遠在一起，這兩樣永遠是分不開的，沒有工作的娛樂我不愛，沒有娛樂的工作我不幹。』

『那麼，難道你服侍你小姐的工作，是有娛樂的性質麼？』

『自然，在這樣富貴的一個家庭裏，伴這樣美麗的一個小姐，整天同她在一起，不是一件快活的事情麼？』

『但是這是娛樂麼？』

『是享受，但是享受就是廣義的娛樂。』她說了，又望望我。

『……』我沒有話說了，這種鋒利的應付，抹煞了我的自大，我在她光明的視線中，驟感到自己的渺小。這是一種自卑的心理，使我立刻忘忽了自已的地位與立場，我說：

『假如光是爲遊玩，我想你不會在這夜裏伴我在這車子裏。』

『也許，』她說：『但是以後我自然也會願意。』

『那麼是工作使我接近你了。』

『是的，』她說：『而且也只是工作使你認識我。』

於是我們進了市區。我們在玫瑰酒店前下來。在轉角地方，我尋到那輛綠

色汽車，但是我們進去了竟尋不到梯司朗小姐。

我想她一定在賭窟裏面，所以毫不焦急地先坐了下來；海蘭這時候顯得偏促起來，因為這裏那些喝了酒的，衣飾零亂的男女，都在作原始的哄笑取樂，在她是不習見的。她說：

『怎麼到這種地方來呢？』

『這是工作。』我回答她，又說：『你等一會，我去找梯司朗小姐去。』忽然我想起一句話，我問：『她的名字是叫白蒂麼？』

『不，』她說：『叫依利娜。』

『但是在這裏你要叫她白蒂。』說着我走開去。

但賭窟裏竟沒有白蒂，我猜想除非她到更衣室去了。於是我又回到我們的酒排，那裏正奏起音樂，大家正在跳舞。這時我看見一個男子，後來走近了，我發現就是昨夜那個蓄小鬍鬚的人，她在強海蘭伴舞，海蘭畏縮地不應允他，

引起他更甚的勉強，這勉強使海蘭更加害怕而不敢應允，所以她當時就像幾乎要哭似的在掙扎，我走過去了，她似乎得了一個依靠。這男子好像酒已經喝夠了，並沒有注意我，我遲緩而冷靜的過去，說：

『先生，對不起，我想這樣勉強一位小姐是不應該的。』

『這是你的女人？』他閃着紅暈的眼睛說。

『不，先生，不是這樣說。』

『那麼，滾開！』他用他有力的手臂格開我。我說：

『你這樣是太無禮了。』

『他媽的！』他說着揚起手就向我推過來。

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受過些技擊的訓練之故，我不自覺的將這隻襲來的手一帶，這使他失去了重心，傾斜在旁邊一張桌子上，自然他即刻用手扶持了。在這一瞬間，我立刻浮起了懊悔的心境，我竟忘了我學過技擊；同時我也

奇怪我的手底竟有了我意外的能力。因為實際上這是我一次應付實際的襲擊。

這時對方已經惱羞成怒，他握緊拳頭照我打來，我閃開了，在這個情境下，照我所學的能力很容易使他倒在地下，在技擊的理論上，除虛裝聲勢以外，沒有一個漏空的襲擊可免對方得利的反手。但是我忍住了，這第一因為我怕多事，第二因為海蘭實在顯得太驚慌了。但是對方竟更加生氣，站定了他的身子，鼓足了氣要再對我襲擊，許多人都圍攏來，但並沒有勸駕的人，這是一個下等的酒店，大家對於輕性的刺激已經麻木了，有人打仗變成特加的節目，正如一個外來唱歌家到音樂台去唱歌一樣，使他們可以有一種一時意外的興奮，他們已經圍成了一個可以讓我們動武力的圓場，有些叫喊着，有些鼓舞着，海蘭非常驚慌的來拉着我，我剛要叫她坐到那邊時，對方已經襲來了，我已經來不及躲開，拳頭在我耳邊擦過，這需要我鎮定一下；但是在觀眾，尤其是對方的友朋們歡呼笑聲之中，他乘勝就衝了過來，可是當他拳頭未達到我身

上時候，我把身體蹲下，並沒有動手，只用我的肩胛從他小腹上一頂，他就倒到我後方去了，這並不是兇狠的反擊，我也沒有乘勝去攻打，但是我必須準備他的反攻，但是當我立定之時，發現他竟受到我意外的創傷，原因是他的下顎竟落在桌邊，他倒在地上不是立刻可以起來的。許多人叫喊與鼓動，使他勉強站起來；他狂怒得像一隻受傷的老虎，似乎想找甚麼武器的時候，突然，一個外來的呼聲使大家都停止了。這是白帶，她驚呼着：

『海蘭，』一面就迅速奔過來，拉住了海蘭，說：『你怎麼會來這裏，海蘭？』

海蘭站了起來靠着白帶，我不知道她對白帶在說些甚麼，同我打仗的男子這時走到白帶地方去；但是白帶沒有理他，她過來到我的面前，責問我說：

『你爲甚麼帶她到這裏來？』

『我，啊，我不願意失信。』

『失信？』

『我同你約定今天讓你會見愛你的人。』

『啊。』她嘴角露出一個微笑：『那麼現在你帶她離開此地。』

這時海蘭也過來了，我說：

『那麼你呢？』

『她自然也同我們一同走。』海蘭說。

『不，我不。』

『那麼我也不走。』海蘭天真地說。

『好的，那末我伴你們去，但是你答應我以後不來這裏。』

『你也不再來這裏。』海蘭笑着說。

白蒂笑了笑。於是她招呼侍者，給了他一張一百法郎的票子，向那個同我

相打的小鬍髭招招手，拉着海蘭向外走，我於是就跟在她們後面。

到門口。我走上去問海蘭：

『那麼我們到哪裏去呢？』

『……』海蘭沒有回答，望望白蒂。白蒂望望我，說：

『我們到古堡咖啡店去吧。』

海蘭於是坐在白蒂的車內，我一個人駕一輛跟着她們。

古堡咖啡店是一個很土等的地方，樂台上奏着古典的音樂。我們就坐在一個較清靜的角落裏。

海蘭開始說話了：

『你大概不認識這位先生吧，小姐？』

『不要叫「小姐」，在外面你叫我白蒂好了。』白蒂說的話是不切題的，

這時候我非常注意她的口音與舉動，看她是否有顯著精神病的徵象，但是海蘭

接下去說：

『他就是那位整理圖書的先生。』

『……』白蒂沒有說甚麼，眼睛望着虛空，似乎在想些甚麼。我知道她心底有對我懷疑的心思在醞釀，所以趕快搶着說：

『海蘭，你爲甚麼要這樣介紹？不說我是你的好友？』

『但是在我們主人面前……』

『是的，不過現在是在外面，是在古堡咖啡館，不是在古堡家庭。』

『古堡家庭？』白蒂問了。

『是的，請你不要生氣，小姐，我常常同海蘭說，你們這個別墅像沒有人住的古堡。』

『使你感到寂寞？』

『不是寂寞，而是可怕、淒涼與黑暗。』

『那麼你爲甚麼担任這個工作？』

『自然爲我對於書籍的興趣，梯司朗先生的古籍版本實在是收藏得太豐富了。而且再說當初我也想不到一個這樣富豪的別墅裏會有這樣陰森的空氣。』

『那麼爲甚麼還繼續耽着？』

『我愛你們的圖書，還有，不瞞您小姐說，』我把嗓音放低了說：『而現在我還爲海蘭。』這句話很使海蘭有點驚奇，我於是又立刻把話轉開去：

『現在你可以知道我昨天是受誰指使的了。』

『……』白蒂笑笑望望海蘭。

『你以爲海蘭這樣聰敏活潑美麗的人，爲府上這點薪水，就肯長悶在古堡裏面麼？』我說着笑笑：『不，不，小姐，這是爲愛，爲愛你，爲你的健康與美。』

『海蘭！』白蒂看着海蘭似問似嘆的輕輕的叫她。

海蘭在這白蒂的注視下，顯得更加美麗了；眼眶中充滿着感激的淚水，拖

長着聲音叫：

『小姐，……』

『叫我白蒂。』於是又注視着她說：『你真的這樣愛我麼？』

『是的，我永遠這樣同你在一起。你到哪裏，我跟你到哪裏。』

『好的。』白蒂說：『好的，我永遠要你跟着我。』

十一

自從那天以後，白蒂的生活，的確有點改變，雖然還是哭笑無常，睡眠無定時，但是她出門總是同海蘭在一起，據海蘭的報告，她們出去終是在高級的咖啡館裏，歌劇院，音樂會消磨日子。後來由海蘭的慫恿，不時也叫我陪她們同去，有時候她們從咖啡店打電話給我，叫我去找她們，日子一多，我們三個人就時常在一起，常常於音樂會歌劇院散後，我們在咖啡店直談到天明，白蒂終是不想回家，有時候我們在旅館裏玩撲克牌過冗長的夜，白蒂會常常忽然變成很疲倦似的，接着躺在床上睡着了，我同海蘭就在沙發上打瞌睡。

日子過得非常容易，我也似乎忘了我自己的職責，每次給E·奢拉美醫師的報告，也從很有進步的現象到了滯呆不進的狀態。平常也許可以忽略，但每到做報告的時候，使我想到我身上的職責，感到這樣下去總不是一個辦法。

於是我策劃了一個計巧，同海蘭商量定了，在一個白帶不出去的夜裏，由我上樓找海蘭，讓我們在白帶所睡的鄰室演一齣逼真的戲。

上樓看海蘭，現在在我已是常事，但是再沒有這次這樣使我心跳與害怕。那是九點鐘的夜裏，海蘭告訴我白帶已經就寢，但是躺在床上讀喬治·桑(George Sand)的小說，這自然是一個再好不過的時機，於是等海蘭上去了不久，我也就跟着上去。

我敲門。

開門的自然海蘭。她說：

『怎麼？甚麼事？這時候……？』

『海蘭。』我說：『我有話同你說。我的工作再一個月就可以結束了，我一想到我離開此地以後，就很難見到你，我就不能夠安眠。』

『你也可以來看我的。』她說。

『是的，但是最多只能在會客室談半個鐘頭了。』我說：『問題只在你愛我不愛我，海蘭，假如你愛我的，你爲甚麼還要在這裏，在這死氣沉沉的古堡裏？海蘭，你必須先離開這裏。那末我工作完了，就讓我們結婚，我愛你，海蘭，這是實情，我要使你快樂，我相信我能使你快樂。……』

『但是她還沒有完全好。』

『她，啊，你又是爲她；她有甚麼病？她的病只是太閒太有錢。你爲她，爲她就在這個古堡裏耗盡你的青春麼？』

『但是，……』海蘭囁囁着說：『我愛她。』

『那麼你不愛我？』

『愛你，是的，』海蘭：『但是要我離她跟你，必須等她好了，或者……』
『或者等她死了，是不是？』我搶着說。

『是的，這因爲我先愛她，假如我愛了你就拋棄了她，那就是我愛情的沒有價值。』

『但是我愛你，如果我離開此地，再不容易同你在一起，那末我會生病，我會死。』我說：『海蘭，聽我話，我爲你着想，你耽在這裏是完全於你自己有害的。這樣沉悶的空氣，這樣的生活，從早晨到夜裏，大家忙碌，忙碌到夜，沒有一句大聲的說笑，沒有一種遊戲與娛樂，偌大的花園沒有人去散步，偌大的廳堂都空着，只有梯司朗祖先的遺像；偌大的圖書室沒有人進去，我們一羣人無緣無故在忙碌，掃淨了灰塵，關在那裏，等第二次的灰塵，……這是爲甚麼？爲甚麼？你說，爲梯司朗先生與太太小姐的快樂與舒服麼？不，不，這只是爲「梯司朗」這個世家的名字，爲這個死的無用的望族的虛名；二十幾

個活人的生命與青春都在這裏消耗。老爺太太小姐是的，他們是梯司朗的嫡系，犧牲了青春與生命，將來也可以有畫像掛在廳堂裏，讓後世子孫爲它們忙碌，我們爲甚麼？難道也爲這個虛名而毀滅自己的青春與活力麼？像你這樣的聰敏，美麗，……」

『不要說了，不要說了。』海蘭阻止了我。

『那麼你答應我，至晚當我離開這裏時，也離開這裏；海蘭，你是愛我的，即使你願意爲小姐的緣故，情願將自己的生命爲「梯司朗」一個招牌而犧牲，那麼難道不肯爲我想，當我離開這裏以後，難道還叫我的靈魂爲你的緣故，也爲這一個字而犧牲麼？』

海蘭不響，歇了一回，她說：

『唉，你爲甚麼也到這裏來做事呢？』

『我，這是命運！我爲書籍，但是怎麼想得到有名的梯司朗家裏竟是一所

墳墓；光是墳墓也好，我可以隨時離開這裏而奔到人世去，但是偏偏這墳墓裏會有一個你這樣的天使。」

『……』海蘭陷於沉思之中。

『海蘭，』我說：『快不要再猶疑了，相信我是愛你的，而我要使你幸福。』

『唉……』海蘭嘆了一口氣，歇一回她說：『你太使我痛苦了，現在你去。』

『那麼，海蘭……』

『你去，你去！』海蘭歇斯的里地說。

『但是，海蘭，我要你說……』

『你要逼我怎麼樣？難道就不許我考慮一下麼？』海蘭哭了：『你去，你去，假使你是愛我的，不要使我太痛苦吧，現在快去，她，……她……』

我就在這個時候走下來，坐在沙發上，好像做了一個奇怪的夢一樣，使

我一切都迷惘起來。

由最近幾個月來的來往，白帶給我的印象似乎更確定了。我覺得她生活上雖然想脫離這個古堡，但享受上還是離不開這個古堡的。她有青春之火在她胸中燃燒，但是環境是一個冰桶；她有許多理想，還有配置這些理想的生命力，依她的年齡，正是憑生命力去實現理想，創造環境的時期，但是她的環境實在太固定，這是有幾百年傳統的環境，不是輕易可以變動的。她讀了許多小說詩歌，文學中的美與愛，以及人生方面的探索，使她的理想更加高深與豐富，這些理想同許多浪漫的情緒不能在環境之中滿足與表現，所以就蘊積在胸中，使她整個的生活失去均衡；她已是需要愛情的年齡，而對於愛情有過份純潔偉大崇高的理想，這種愛情的標準，連她父母的愛都使她失望，……但無論如何，梯司朗這個名詞，在她終是光榮的，當她不願在酒排中說出她的真姓名之時，我就想到這點。那麼假如我今夜對於梯司朗的話她是聽見的，她應當出來向我

責問，但是竟不，自然。我的這些批評，並非是我的獨創，而是從她日常所發的議論歸納起來的。至於她其他的反應怎麼樣，這要聽明天海蘭報告。

但是使我恍惚的，還是海蘭的態度，海蘭今天竟有這許多情感來串演這樣的戲，是她的戲劇天才還是甚麼在作祟呢，她引起了我的情緒與戲劇的本能，好像我是真的去求她與我同走一樣。

那麼，假如真的到了我應當離開她，而不能常見她的日期，我的心境會是怎麼樣呢？這是我一直沒有想到的，而現在居然想到了，我沒有法子回答自己，我心神更加恍惚起來。

窗外下着雨，這種聲音似乎反而增加了空氣的靜寂，在寂靜之中反省自己的心情，這像是處在黑暗之中，看外面亮光下的事物，顯得非常清晰起來。我沒有法子掩飾自己，我的心理是一種痛苦與失望，這是海蘭給我的。雖然一切的戲都是我編定的，我要求她離開這裏，也不是我實際上的慾念，但是她的拒

絕竟會使我痛苦與失望！這因為我的心現在是已經經不起海蘭的拒絕與否定，難怕是偽作。問題是在這裏，假如實際上正是這樣的情境，她到底是應允還是拒絕？——海蘭剛才實在表演得逼真，開始時候我愁她會表演得不像樣，但現在我竟爲她太逼真而憂愁！

突然，窗外有亮光把我驚醒，我立刻跳了起來，我還未奔到窗口，有人敲我門了。我去開門。

「小姐一個人出去了。」海蘭驚惶地說：

這是二三月來沒有的事情，從上次以後，白帶出去，她都約海蘭，後來也自動的約我。現在怎麼忽然會一個人出去了呢？我在驚奇之中，但仍舊自己鎮定起來，我問：

『你怎麼不早通知我呢？』

『我默坐在外面沙發上，』海蘭說：『聽見她突然的起來。於是我立刻跑』

進去，問她要甚麼，她一句話也不說，甚至理也不理我……」

『她有提起剛才我們的對話麼？』

『沒有，沒有，她隨便披上一件衣服就出來，我沒有想到她會一個人出去，同時當她生氣似的一瞬間，我是沒有機會離開她來通知你的。』

『那麼我走了以後，你做些甚麼事呢？』

『我當時感到一個說不出的恍惚，倒在沙發上坐着。』

『啊，你一直在沙發上……』我自己默念着，回頭走開去，櫃上是梯司朗小姐的照相，這使我想起我應當做的事情，我說：

『那麼，快，讓我們去追她去。』

跳上汽車，我心裏突然有一種特殊的感覺；自從第一次同海蘭兩個人坐車到玫瑰酒店後，幾個月以來，我們出去都有白帶在一起，現在又是我同她兩個人了。但是情形有這樣的不同！這不同雖出於我同海蘭長期合作的交情，但是

經過剛才夢一樣的表演，整個的世界似乎改變了顏色。我盡力壓制自己，使自己的態度不異於平時，但是海蘭的態度使我再不能夠自然，她幾乎不願，也不敢正眼看我，她失去了平時的活潑，天真與敏捷，眉梢展揚着尊嚴，眼暈掛着失望，嘴角帶着不安，沒有說一句話，坐在我的旁邊。要說是生氣，神情上不會這樣柔順；要說是害羞，舉止上不會這樣尊嚴；這很使我感到不知怎麼來打破這空氣才好。因而我也變成沉默起來。

最後，當汽車已經在濛濛的雨中前進的時候，我開始打破了這不自然的沉默：

『海蘭……？』

『……』她沒有回答我。

『你在想什麼？』我回頭過去。

『啊，』她回頭過來：『我沒有想甚麼？』

這時她的視線碰到了我的眼睛，她露出微微的一笑，面頰上浮起羞暈，但立刻把眼光射到窗外，與汽車的燈光的盡頭相交。

『是不是我有甚麼使你不高興了？』我說。

『沒有，沒有。』她說：『你怎麼會使我不高興。』

『那麼你對於我們這件工作有點厭倦了？』

『不會厭倦。把白帶治好了，我的心方才有自由。』

『是的，那時候我的精神也有了自由。』我說。

『爲甚麼你這樣看重白帶？』

『因爲你不是說只有她好了，你的心方才能有自由嗎？』

『……』她沉默了。

這空氣立刻又變成同這天氣一樣的沉悶。我再想不出甚麼話可以說，把車

子加速一點來刺激自己。

十二

因為我猜想白蒂一定會到玫瑰酒店會她久疎的舊友的，所以我把車子運放到那面。果然有那輛綠色汽車停在門外，於是我叫海蘭等在車內，我自己一個人進去。櫃台邊圍着許多男女，那個小鬍髯同其他以前同白蒂在一起的男女，都在那裏，我想白蒂一定會在裏面。我靜默地吸起一支紙烟等在遠處，最後他們一齊唱歌了，歌聲未畢，大家把白蒂高舉在頭上，她手上擎着酒杯，嚷着：

『喝呀，朋友。』大家在乾杯了，我趕上去，鎮靜地叫：

『白蒂。』

『哈哈哈哈哈……』白蒂發出瘋狂的笑，對大家說：『他倒像是認識我的人呢？』

大家注視着我，一致對我取笑嘲諷起來。白蒂這時已經跳下來，她狂笑着過來：

『你也要喝一杯麼？東方人。我在請客，這裏都是我的老朋友。』

『啊，白蒂。』我走過去說：『海蘭在外面等你，同我一同出去，外面去講。』

『海蘭，哈哈……』她笑着說：『她在等她的情人，你快去吧。』

我看她實在醉了，在這環境之中，我有甚麼機會同她說明呢？我想最好還是把她拉到外面去，我轉了一個身，把手挽在她的背上說：

『你這樣出來，海蘭太着急了，讓我們到外面去。』

我嘴裏這樣說的時候，手在她的背上帶她；我以為這是不成問題的事，但

是她竟把我一推：

『怎麼？』

『白帶！』

『滾出去，滾出去，我不要你看。』她說着右手掩着面，左手扶着靠手倒在沙發上，頭髮披在手背上。

許多人都嚷着：『滾出去』。有幾個人追逼着我。

我頹喪地出來，背後雖然還跟着人，但是我沒有注意他們。事實上怪我自已疎忽，當我出門的時候，有人在後面重重地推我兩下，正在我踉蹌地前撲，尋求重心的當兒，我面門上受到三拳，最後一拳把我打倒了，後腦碰在水泥地上，我暈了過去。我竟沒有機會還擊一下，連誰在打我也沒有看清，但是我知道這大半是那個小鬍髯在主動。我失去知覺，不知隔了多少辰光。

『×！×！』是海蘭叫醒了我，她看我醒來了，好像從焦急之中獲得了安

慰。

『頭痛。』我說。

『啊啲，血！』海蘭嚷了起來。

我用手一摸，腦後正在流血，海蘭扶我起來，用她手帕按在我創口，又用她絲圍巾把我紮好。

夜已經很深，又是落雨，路上沒有行人，有一兩輛汽車走過，也沒有注意到我們。海蘭想叫人，我阻止了她；她支持我到汽車裏面。我坐下了，心地似乎清醒許多。在這一瞬間，我感到海蘭發自心底的溫柔與美好，我在她的身上，她用手帕揩我頭髮上臉上的雨水。大家默默的，但是遠不是我們出來時候的情形。我們心底有一種極自然的電流在交流，一點沒有剛才的矜持，與不自然的阻礙。頭上的血沒有很快的滲出來，我知道創口不大。海蘭不會駕車，我必須休息一會，車外的雨還在下，黑暗中靠在海蘭的身上，似乎比在甚麼地方

還安適，現在她的手是我的安慰，眼睛是我的光明，呼吸是我的空氣，嘴角眉梢的波動是我人生的韻律。在沉默之中，我聽到她的心跳，還聽到我自己的心跳，這心跳數着時間的過去。

一刻鐘以後，我振作起來，開開車鑰；本來我打算到E·奢拉美醫師地方去，但現在看我的血已經止住，似乎不很厲害，我不想再在半夜裏去驚動他老人家，好在家裏也有敷創的家常藥，所以我就駛回家去。

到家裏，海蘭從新爲我洗好創口，敷好創藥，我說：

『海蘭，我不知應當怎麼樣來感謝你。』

『你早點休息吧。』她說着似乎要走出去了。

『你不願意同我談一回等自帶回來麼？』

『不了，你該早點休息。』

『我似乎有許多話要同你說。』我說。

她坐下來了，但是我還是說不出甚麼。沉默了好一回，最後我微喟一聲，我說：

『海蘭，這一段生命在我越來越像在夢中了。』

『等白帶好的時候，夢就會實現了。』

『真的麼？海蘭。假如今天我所串演的戲是真的，你也是一樣回答我麼？』

『……』她微喟一聲說：『自然，因為這是你教我的。』我們在做醫師的工作，不是遊春。』

『那末，你，你是真的肯在白帶病愈的時候，跟我到另外一個夢境了？』我興奮地伏到她椅上去，我說：『海蘭，相信我，我在愛你。』

『……』她不響，眼睛望着窗外。窗外還在下雨，我說：

『告訴我，你也在愛我。』

『是的，這是事實；但是我只是一個沒有學識的人。你不要看錯了人。』

她還是望着窗外的虛空處，似乎雨落得更加大了。

『但是你有一顆仁慈的犧牲的偉大的聰慧的心。』我說：『假如白蒂由此好了，那完全是你純潔的愛的效力。』

『不，是你的愛。』她說着，笑了一笑，站起來，走開去。

『……』我跟着站起來，剛想說甚麼的時候，她搶着說：

『啊，現在你可以睡了。你應當早點休息的。』她走到門口，又說：

『晚安！』我再沒有話可以留她，我說：

『晚安！』但是我立刻想起一件事情，我叫她：

『啊，海蘭，還有一件要緊事情，請你不要將我被毆受傷的事情告訴白蒂。』

『好的。』她說了，開了一半的門又說：『晚安，×！早點休息吧。』接着她帶上了門。我驟然注意到窗外的雨更大了。

在雨聲中，我追索這一段談話，我覺得海蘭的態度顯得非常不統一。她在本質上是熱情的單純的活潑的女孩，在第一次與她同車的時候，她的活潑的態度，俏皮的對話，同那天出去時的情形，幾乎換了一個人，而在汽車中的沉默又似乎是一個很大的變化，而這次談話是多麼沉着、冷靜，這實在太出我意料以外了。

我思索了許久，分析她的情感，斷定第一次她是好奇天真興奮的表現，可以說是本性的流露，第二種是在混沌之中忽然體驗到久伏的愛情；汽車中是忘了一切外物，在純愛中陶醉，而現在的談話就牽涉到事實的心緒，這心緒關聯着白蒂。

在我們與白蒂一同出去的幾個月之中，無疑的白蒂是我們的中心，我的注意力也都集中在白蒂身上，我雖然不知道我愛着海蘭，但我知道並沒有愛白蒂。可是白蒂時常說：

『你們倆永遠這樣愛我麼？』

『是的，白蒂，我永遠是最愛你的朋友。』我總這樣回答，海蘭呢，她愛

說：

『你還需要問我麼？』於是白蒂又說：

『你們肯爲我犧牲一點自己麼？』

『自然。』我說：『爲你，我犧牲甚麼都是光榮的』

『在我，』海蘭說：『光榮以外還有愉快。』

『愉快？』有一次我問了。

『是的。』海蘭看着白蒂說：『爲你犧牲我是光榮的。但假如因此而與你有益，在我當然是愉快的。』

對白蒂這樣表示，實際上也並非完全爲我的責任上工作的需要，倒是我內心真誠的流露。這因爲白蒂的確有一種特殊御人的能力，她一怒一喜一愛慕，

影響人非常的深，在她的面前，你似乎只是一部機器，或者是一種樂器，她有藝術家的魔力使你顛倒服從，隨着她的情緒而變化自己的生命。這我想是她祖母的遺傳，她祖母有豐富的生命力。在她的畫像之中就顯露着這種無比的魔力。這魔力在耶穌身上曾經招收了無數的信徒，拿破崙身上曾經支配過龐大的軍隊，在列寧身上曾經支配過革命的戰士，在華盛頓身上曾經奠定一個國家——現在在白蒂的祖母身上恢復了梯司朗的光榮，而白蒂在養尊處優，無事可為之中，竟蘊積着她驚人的生命力，使自己的精神在這外溢的生命壓力下崩潰，那麼，在玫瑰店酒中，叫一羣閒人意悅心服的聽她指揮，叫我與海蘭覺得以犧牲為光榮，這也不是過份的事情。

但是在冥冥之中，我與海蘭竟相愛了，這種愛情，在白蒂面前，我們不會覺到的，因為白蒂永遠有一個更強的愛與熱情控制着我們的精神。但是當只有我們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好像有天賦的本能叫我們心弦奏出一致的曲調，即

使我們自己是意識不到愛情，而在我們生命中，終覺得對方的存在正是自己的殘缺。

在這個覺悟之下，那麼疑慮而恐怕對方屬於白帶的事實，變成必然的事。我想海蘭剛才的態度正是反應這種疑慮、恐怕與失望，而我對於所計劃的在白帶外房與海蘭的串演，也正是壓在我下意識中之同樣的疑慮與恐怖的流露。

遠征俄國的拿破崙軍隊有背棄主將而思家鄉的人嗎？我與海蘭就是浮着這種懦弱的心理。

但這裏是沒有退步的，我們的幸福與愛，必須基於白帶的解救。難道我現在就帶海蘭離開這裏，放棄我設誓過的職責麼？假如我是做得到的，海蘭是得到的麼？只要她可以，那末讓我們遠離這裏，遠離這個世界，逃避這魔力的壓迫，尋求我們愛情的甜美——有汽車從院內直駛進來的聲音，提醒我在

軍營之中犯自私的貪圖，整個的未熟的夢幻被它的輪子碾碎。天色似乎有些亮了。

雨聲颯颯，我伏在枕上失眠。

十三

這以後第三天，我的創傷已經可以不用包紮，除了那塊頭髮剪去之處以外，沒有甚麼痕跡。

海蘭告訴我，白蒂於那天回來後，一直沒有理她。這幾天來，白蒂總是一個人出去，天將亮的時候方才回來。所以那天晚上，我們決定追蹤去找她去。當然還是由海蘭來通知我。我可也非常驚醒的不敢十分入睡。

但那天她竟沒有出去，第二天也沒有，第三天也沒有；這不是偶然的事，從我在海蘭日記中看來，覺得那完全是因為同海蘭鬥氣，變成捉迷藏的嬉戲，

這事情倒使我放心起來，覺得這還是容易挽救的局面。因為這種態度只是表示白蒂心中浪漫的意識，以及其天真好動的成分。我雖然這樣想，但每天期待變化，到底是苦的事情。夜夜提心吊胆地等候着海蘭的音訊，我實在有點不耐煩了。

最後，白蒂終於找到海蘭疎忽的時候駕車出去了。那是我已經入睡的夜裏，一聽到汽車的聲音，趕緊起來，可是等我駕車出去，她的車子已經無影無踪，玫瑰酒店也沒有她的影子，我只得悵然歸來。當我駛車進院的時候，海蘭在樓上窗口招呼我，接着她走下來，非常惆悵與失望的樣子。我也尋不出話去安慰她，默默伴她在院中躑躅，雖然我們不說，我們是不約而同的在等待白蒂。但白蒂竟整夜沒有回來。星散月落的時候，海蘭連打着呵欠，我勸她去睡，她總不答應，她的意思是要白蒂回來時看到她是用多麼蒼白的臉色，與無神的倦眼在等候她所愛的主人。但是到天明的時候，白蒂還沒有回來。海蘭竟

打了二個噴嚏。我立刻想到她受寒了，勉強勸她去睡，已經六點多鐘了。

白蒂於中午方才回來，看到海蘭在床上呻吟，才發現海蘭已經病倒。她爲海蘭請醫，買藥，非常熱心。

我一覺醒來，從管家地方知道這些以後，很想將海蘭得病的原因告訴白蒂，但是白蒂竟不給我一個說話的機會，對我非常冷淡，而且有意躲避似的。醫生來了，說海蘭的病有相當嚴重，應當特別小心。這使我非常難過，我有許多話要同白蒂說，於是在夜裏開始寫一封信給白蒂。我一寫幾乎寫了五千字，將我的來歷與經過以及對海蘭的愛情都坦白說了，最後我說到海蘭的愛我，但是她更愛的是你，必需要等你的病好了，生活入了軌道，心境從黑暗轉到光明後，方才離開你。固然醫你的病是我的職責與信用，但是當我的愛人爲你這樣犧牲而毫無效果的時候，我的微弱的力量還有甚麼用處，我只好拋棄職責與信用，走我想走的道路；但是海蘭竟要犧牲到底。『好，現在她是病倒

了，那麼請你發點慈悲，從改進你的生活去安慰她，到E·舍拉美醫師的療養院去，接受他的診斷與治療吧。」我這樣結束了我的信。

寫好信已經不早，我隨即就寢，預備第二天將信交傭人帶給白蒂，但是一覺醒來，將這封信重讀一遍，覺得寫的竟是出我自己意外的話，我覺得面孔有點熱，好像這封信是別人在揭發我心底的私藏；這些私藏，如果不是經心理分析專家的揭發，連我自己都無法反省出來的。在事實上，我到底還負醫治白蒂的使命，而最大的危險，就是坦白地說我的經歷是可以遭到白蒂的仇視，仇視到無挽回餘地的境界。而這項經歷的宣布，又是E·舍拉美醫師所絕對不允許的。

這樣，我因而沒有將這封信送去，我另外寫了一封非常簡短的信，我說：

『白蒂：想找你說點話，你都不給我機會。其實我的話非常簡單，只是告訴你，海蘭的病完全為愛你而得，在精神上，為你不理她這許多日子，她已經

夠刺激了，前天整夜在露中等你回來，肉體上又受了寒，所以一病倒就會這樣嚴重。我希望你能體諒到這點，接受她一點愛情。

×
『

這封信我當時叫人送去，但白蒂並沒有回音給我。後來我去看海蘭，她發着很高的熱度睡在那裏，白蒂坐在旁邊，看我進去了就避我。我同海蘭也沒有說甚麼就下樓來。下午我送她一點鮮花，以後我就很少上去看她。但是白蒂竟一直沒有出去，我從傭人地方知道她的生活態度有了很大的改變，對海蘭的飲食起居有非常科學的管理。我心裏感到這或者是海蘭的愛感動了白蒂，也許以後海蘭可以使白蒂多接受她一點意見。那麼白蒂雖然沒有回我信，而白蒂的確有點接受了我信的暗示。

海蘭的病到第五天早晨痊愈起來，到第九天起床，我會見她的時候，她的確已經完全好了，不過面色與體力似乎還沒有恢復。白蒂在這些日子中，生活

很正常，但是在那早晨海蘭起來以後，她竟又飲了許多酒躺在床上了，沒有同海蘭說一句話。

夜裏，我同海蘭說白蒂今夜多半要出去。

『你怎麼知道？』海蘭興奮着說。

『自然這只是我的猜想。』我說。

『那麼我今夜假裝早睡，衣服不脫的等她。』

『你不要等，』我說：『你身體剛好，還是早點睡，我相信我會守得着她。』

『但是我要跟你一同去追她。』

『你？不。你需要休息。』

『……』海蘭不說甚麼，我滿以為她默認了。

但是——

十一點四十分的時候，我在軟椅上瞌睡之時，海蘭敲門叫醒了我，接着是院內汽車的聲音。我於是跳進汽車，海蘭也跟着上來，在這樣情形中，我沒有很多時間去阻止她。我只說：

『你不要去了。』

『不。』她說着已經坐在我的旁邊，關上了車門。前面綠色汽車已經駛出園門，我緊跟着出去。

白蒂似乎知道我們是在追她，她加速地前駛，我也加速追去。她的車子比我的好，按理我是無法追隨她；好在天黑，路暗，她需注意前面的路程，而我們只要追隨她就是。所以我還不十分落後。這樣走了三刻多鐘，我早已忘了我們的去向與路途，一意跟着她前進。這時我們已經到了一個樹林，依着樹林邊的路過去，樹像烟霧般掠過，到了一個湖泊，轉向湖邊前進，湖像一片銀光。接着地勢慢慢的高起來。但是我們的速度並沒有減低。我這時驟然想到這樣下

去是危險的事，因為白帶有特別好勝的心理，如果我再追得急一點，她一定要開得更快。在這長途的觀察中，她的駕車技術，不能算弱，但是她是神經衰弱的人，一疲乏就會統制不住自己，而前面的路是盤向山嶺上去的，轉灣的地方特別多，假如出了岔，我將負甚麼樣的責任？這樣想的時候，我按了兩聲喇叭，把車子放慢起來，但是就在這一瞬間，白帶的車子忽然發出銳利的塞車聲，當我留神看時，她的車子已經從轉灣的地方翻下去，海蘭慘號起來，我嚇得一身是汗，心亂跳，勉強把車子開到那面。天黑，下面又沒有燈火，看下去，似乎下面岩石上是白帶的車子。靠我車燈的光線，看到山坡上似乎都是樹叢，但被汽車壓得零亂不齊。我把車子停在旁面，叫海蘭等在車裏，看有過路的人，叫他們來一同幫忙。我自己就踐攀着樹叢滾一般的衝下來，泥污與荆棘，早已使我衣服與手足破傷污穢，但是我一點沒有感到這些，沒有感到痛癢，我只感到心跳，全身發熱，汗流遍了我的全身。當我還未走下時，上面海

關正也攀援着下來，她一面叫我，一面爬着，我開始還嚷着阻止她，後來看她不聽，也只好由她了。

白帶的車子側睡在那面，我終於找到。但是車裏車外都沒有白帶的影子，我非常擔心，怕她壓在車下，但仔細看時，倒並沒有，這使我驚異起來，也許是翻出車外了，但是我去附近查視，竟仍尋不見她的踪跡。於是我慢慢向下面下去，天漆黑，草地溜滑，遠處燈火照不見近旁的事物，四周沒有一個人，我在沒有辦法之中，想回去叫人拿火再來。但就是這一瞬間，似乎左面有一個動的黑影，我也沒有想到這個黑影是在幹甚麼，我竟對這黑影叫起來。三四聲以後，有回音來了：

『救命呀。』是女子的聲音，我想這一定是白帶了，我立刻高興起來，飛奔過去。

『喂！』第二聲又來了，但是這使我感到是一個奇蹟了，當汽車摔得這樣

的時候，白蒂還能發這樣健全的聲音麼？

最後我終於奔到，原來是海蘭，海蘭怎麼會走得這樣快呢？她說：

『站不住，一滑，滾下來了。』

不錯，全身泥污，手上有血，衣服破碎許多，鞋子丟了一隻。她坐在那裏，但不等我問第二句話，她說：

『那面，那面，你先去救白蒂。』

我照她所指的地方望去，那面是一堆白色。

『快去，那面，你看，發亮的一點，那是她的鑽戒。』

是的，我看到這發亮的寶石，我沒有說甚麼，奔過去了。

白蒂在暈睡中掙扎。

『白蒂！』

『你！……』她張開眼睛說。

『靜睡着！』我用手按她的嘴：『不要說話！』

她閉上了眼睛，我看她臂上有血，創傷很大，但還不深。我於是用她的衣角把創口包好。最後把她抱起，向海蘭地方走去。

海蘭這時也一拐一拐的摸到，我叫她拿白帶的鞋子穿了。於是尋易走的路上來。我巡把她們駛到附近的醫院裏。

白帶的頭部與面部都有微傷，右腿腿骨傷得最重，至少需要一個月的療養方才可以走路。

當施好手術，白帶靜睡在床上的時候；海蘭默坐在她的旁邊。她沒有說甚麼，望着白帶的蒼白的臉，她不自覺的滴下淚來。白帶忽然握住了海蘭的手，

說：

『海蘭，那麼你還是愛我的。』

『自然。』

『那麼是我對不起你。』

『不，是我對不起你。』海蘭說了。

『但是你愛×？』

『只因爲他在愛你。』

『哼！』白蒂冷笑了：『是他愛你，而你在愛他。』

『他是愛你的男子。』海蘭的意思似乎是說因此她愛我是不錯的，但是她接下去說：『只有在他愛你的場合上我可以愛他。而且只有在他服從我一同來愛你時，才是我的愛人。』

『你的愛人。』

『是的。』海蘭勇敢地說：『我們永遠是最敬愛你的忠僕。』

『你說，說你愛我超於其他的一切。』

『是的，我愛你超於其他的一切！』

於是白蒂微喟一聲閉上眼睛，似乎得到安慰了。

海蘭出來，把這些報告我後，我叫她打電話給梯司朗太太去。我也同E·奢拉美醫師通一個電話，他叫我當梯司朗太太到後，到巴黎去看他。

梯司朗太太不久就趕到了。自然我心裏非常內疚，但是白蒂沒有述及我追她的事，只說她出了事，由我救起，梯司朗太太對我似乎很感激，但是我心裏可更慚愧了。

下午我回到巴黎後，即到E·奢拉美醫師地方，同他一同接洽醫院醫師與病房，第二天我同聖心醫院的救護車接白蒂到預定的房間。

從此白蒂就在那個聖心醫院裏住下，海蘭陪着她，我自常常去她們的。

十四

日子在平安中過去，海蘭忠心的看護與赤心的愛似乎感動了白蒂，大概開始使她覺到生命的脆弱，有依賴醫生與別人的必要。她的生理的創傷也反而使她的心境平靜下來。就在她靜養腿部的期間中，海蘭進以E·麥拉美醫師所提倡的針藥，白蒂也漸漸一反往日的脾氣，再不加深究理由與目的而接受了。許多滋養品，安神劑，不斷的進，她的睡覺時間也有了規律，而且慢慢增加到常人以上。

在生理上，白蒂比以前胖而美了，在性情上，白蒂易怒、易感、易哭、易

笑的脾氣逐漸減少，嘴角的堅決似乎退消起來，眼梢的嫵媚很有增加。但是她的興趣終是不長易變，而且終需要別人的鼓勵。一到厭倦一件事時，又抽起烟而微唱起來了。

但無論如何，這現象是進步的，我很樂觀，以爲只要她可以出院了，我們的工作就可以結束。但是E·奢拉美醫師對於這一點容易厭倦的脾氣非常擔憂，以爲這是將來復發的病根。

在飲食上，我們已經解除了她酒；現在我們又在減少她紙烟。我們代以最好的糖菓，並且特別減少糖菓過分的甜質，使她在吃後不再想抽烟，這些事情進行得很順利，那大部分自然都是海蘭的功績。

但是正當白蒂可以出院的時候，海蘭突然病倒了，海蘭是病後的身體，一直沒有休息，經過了驚嚇勞頓與失眠，現在是支不持了，自然是受了甚麼病菌的襲擊，熱度一天天高起來。這病原是在我意料之中，我不知有多少次告訴白

蒂，但是白蒂起初不響，後來她說：

『我知道你看海蘭同我好，你妬嫉！』

這句話使我沒有辦法再說，我只好提醒海蘭，叫她有許多事不妨叫傭人做，但是海蘭靠她素健的身體，以及她強烈的愛與溫柔的性情，她支持着自己。理由當然是非常正確，因為白蒂現在只覺得海蘭的工作爲可愛。是可愛，不一定是好，而我對這點是無法否認的。

現在海蘭的熱度不斷增加，白蒂自然非常焦急，但是她所能出力的不過是一點錢，像海蘭這樣看護她去看護海蘭是不可能，而且也是不會的。

爲長期病院的拘束，現在又失去海蘭的陪伴，白蒂當然不能在院中等海蘭的病癒，她囑託了醫生與看護以後，她就要回家了。

這是使我担心的事情，但我所担心的，並非海蘭離開白蒂會變得更壞，而是白蒂離了海蘭會變壞的。可是我有甚麼能力來挽留白蒂住在聖心醫院裏呢？

我於是同海蘭商量，由海蘭叮嚀她在生活上遵守醫生的規律，這自然不說爲她的精神，只說是爲她的健康。

這樣在一個陽光和暖如春的下午，我送她回家了。

在車中她說：

『你爲我辛苦到這樣是爲甚麼呢？』

『爲愛！』我毫不猶豫的說。

『爲愛海蘭嗎？』

『是的。但更重要的是愛你。』

『愛我？』

『是的，正如世上任何認識你的人，都愛你一樣。』

『不錯，世上任何認識人都愛我，因爲我的環境身世有值得被人利用的地

方。』

『那麼你以爲，凡是愛你都爲利用你麼？』

『我經驗到都是這樣。』

『那麼海蘭？』

『只有她！』

『我呢？』

『想在我身邊搶海蘭。』

我笑了，但是我說：

『無論如何，我尊敬海蘭的愛你，爲你犧牲也就是爲海蘭犧牲，你相信麼？愛情不是占有，是奉獻。』

她開始又將眼睛望到車外陽光下的虛空，不再說甚麼了。一直到家。

家中已經佈置了對白蒂的歡迎與慶祝，外門站着歡迎她的僕人，內門也站着歡迎她的僕人，都向梯司朗小姐請安，梯司朗太太一聽我們到了，也迎了出

來，她的神情是快樂是不安，好像很想同女兒多說點話，但又怕刺激她不安的神經，所以我除了從這位母親的眼中看到這份強烈的母愛外，我看不到應有的親熱。

我們先上樓，到那天梯司朗太太接見我的小廳中，自然我想立刻離開她們，好讓她們母女有一個親切的把晤，但是梯司朗太太阻止了我，她似乎害怕她女兒會變壞。白蒂好像很落寞，對她母親也沒有親熱的表示；時而坐，時而站起，時而踱到牆壁邊望望畫，好像到一個陌生地方一樣。除了一二句不關重要的話以外，大家不知道作什麼好了。

有女傭告訴我們，晚飯已經預備了，於是我們相偕下來。梯司朗先生就在樓梯下等着我們。他是感情不外露的尊嚴的人物，莊嚴地向他女兒說幾句普通的話，偕着梯司朗太太進飯廳去，我偕着白蒂跟進去。

今天爲慶祝白蒂的痊愈，飯廳裏佈滿了鮮花，但這鮮花，並不能減去這飯

廳的寂寞。今天是我經驗中第一次與他們全家正式地吃飯，大概還是這位母親在體諒白帶孤僻的個性，並沒有約別人來參加這個慶祝，除了她們一家三人以外，只有我，這在我是一件光榮的事。

飯菜的確豐盛極了，但是空氣可非常嚴肅寂寞，這在我幾乎是一種壓迫，我想在白帶也許也是一樣。這一對父母對自己的女兒竟會如對賓客一樣，時時在想引起對方興趣的話，但是時時引不起對方的興趣。使我在裏面覺得說不出的難堪，梯司朗太太的目光中充滿了母愛，但是除了一個進門時的一吻外，我看她找不出舉動來抒洩這偉大的愛，這使我想到了貧窮人家的母親，恣意地在言語與態度上表示心中的熱愛是一件多麼快樂的事。這使我想起我遠遊回鄉時，母親怎麼樣在鐵罐瓦罐之中，先尋一絲糖一塊糕來療我飢餓；怎麼樣拉我到園中採豆，問我要蔬炒還是放湯。在小桌上又怎麼樣將菜心與嫩筍夾到我飯碗的情景。現在在華麗的飯廳之中，有丈半大的桌子，當中堆滿了鮮花，聽差站在

旁邊，大家挺直了穿着晚禮服的身子，閉緊了嘴，嚙嫩鷄燒成的鮮湯，那何怪梯司朗太太心中的偉大母愛只好湧在兩隻眼睛中來注視梯司朗小姐了。我有一個赤誠的人子之心來爲她難過。

飯後我們到音樂廳進咖啡，在寂寞之中，梯司朗太太自動去奏一曲箏篋，但是音樂並不能打破這空氣之莊嚴的寂寞。曲後我們都鼓掌了，梯司朗太太於是要求白蒂奏一曲鋼琴，白蒂起初推托久疎了，但後來梯司朗先生說：

『我們的客人似乎還沒有聽你奏過鋼琴呢。』

接着是我的請求，於是白蒂露一個笑容上去了。

她奏的大概是蕭邦（Chopin）的曲子，有的地方奏得特別動人，有的地方簡直有點錯亂，結尾時似乎已經厭倦，馬虎結束，最後她掩上琴蓋，微唱一聲，把視線投到地下，在我們淒切寥落的掌聲中下來。

『你實在奏得美極了！』我迎上去，陪她到座上說。

『你不要這樣好不好。』她說。這意思我知道，她是在討厭這種禮貌與形容。於是我說：

『實在，這不是客套，因為裏面我聽到你的自我。但是爲什麼你現在不常練習了呢？』

她笑了，但隨即感到膩煩地說：

『我並不想做鋼琴家。』

我回座後，沒有多久，就告辭出來，希望他們一家今夜有一段美好的聚會，希望白蒂從此會遵順這個家庭的軌道，還希望梯司朗太太心底潛藏着的母愛，今夜能傾瀉在白蒂的心裏。

海蘭不在，白蒂會有甚麼變化呢？這是我夜裏最關念的問題，我怕她一個人又會恢復喝酒吸烟失眠與夜遊，所以我頓時感到我責任大了一半，但是這一切有甚麼辦法，我除了管理她外出以外，別方面能盡甚麼力呢？

我本來關念海蘭，現在我更加需要她來。我整夜在相思之中，深深地感到，沒有她在一起，我竟沒有治理白蒂之信仰勇氣與情感了。

第二天早晨，我從電話中知道海蘭的病情如常，更加不安，精神也因而萎靡，但是白蒂竟精神飽滿的約我出去散步，下午她也照例午睡，醒後還是叫我陪她出去，晚飯後她很早就寢了，約我明晨一同伴她去騎馬。

第二天，白蒂一早就下來，我伴她到她父親馬廐時，我說：

『現在你好像願意見我了。』

『我一直願意的。』

『那麼爲甚麼我們以前沒有這樣健康的生活呢？』

『那是，也許是命運。』

『命運？』

『神秘麼？』她笑了：『不，命運只是機會。』

『那末以後我們可以常常過這樣健康的生活了？』

『很好，假如你願意。』

『我願意？』我笑了：『能夠伴你過健康的生活，永遠是我生命的光榮。』

『……』她不說甚麼，露出一絲譏諷的笑容，最後眼睛望着前面說：『那就是我們馬廐，父親是很愛馬的。』

白蒂對於馬的知識比我要豐富得多，所以當她叫我選馬的時候，我說：

『假如不是過份的話，希望你爲我選一匹。』

『那麼你騎我的，讓我騎我母親那隻好了。』

當我們騎出馬廐外場時候，她說：

『這是第一次把我的馬讓給人騎。』

『……』我想尋一句話來說，但是竟尋不出，我只好笑笑，最後我勉強說

一句：『這是一隻好馬。』

在這秋高氣爽的時節中，跨着這隻華貴的高馬，伴白蒂這樣的女子在美麗的郊外縱騎，是我生命中從未經歷過的，這使我陶醉在自然之中，忘去了世間的種種與我身上的職責與工作。

在歸途中，我又驟感到我担任這件工作實在太年青了；於是我想到了海蘭的話：『工作就是娛樂，娛樂就是工作。』

那麼海蘭呢？海蘭正發着高熱躺在聖心醫院的床上。然而我在郊外的馬上竟完全將她忘去，這使我感到無底的慚愧與內疚，當白蒂午睡時，我一個人深深地懺悔起來。

白蒂醒來大概三點鐘，我同她一同到聖心醫院看海蘭，海蘭的病情如常，還沒有診斷出是甚麼病症。我們坐一回就出來，在外面晚飯，飯後到歌劇院觀劇，我始終看到白蒂很快樂，我心裏則有一種說不出的沉悶與憂鬱。

此後日子的行進，終是在白蒂的健康而愉快的生活之中。白蒂的生活現在

很正常，心境也顯得平靜愉快，面色早已顯得很健康，人也豐滿起來，眉目間很光明，嘴角消去了堅決，眼梢充滿了嫵媚，她對於戲劇，音樂，電影，她都有意見，這些意見總是非常警闢，也時常同我爭執，但談到後來終是自然的一致。

現在她常常到圖書室來找書，每看完了一本書，總叫我看。我的心緒很亂，時常看不下去，這使她頻頻的催促，等我看完了，她就來同我談論。在這種生活之中，我自然是快樂的，我忘了我的職責，忘了我的目的，我似乎在這種生活中享受。但是深夜一個人的時候，無論在靜讀或在床上之間，我心中總會突然被一種內疚襲擊。風雨的樹聲，月的花影，總使我想起海蘭，她的美與她的溫柔，以及玫瑰酒店前，她看護我的創傷，院中她與我散步到天明，……這立刻會使我痛苦，使我無以自解，使我失眠。但是一到白天，生命充滿了燦爛，我又忘了這些夜裏的自責。這種情緒，無意識的使我不想去看或者不敢去看。

海蘭。白帶也似乎沒有想到似的，而且在談話中也好像好久不再提到海蘭了。而且每次我提起，白帶就用別的話來打斷，有一次，我又偶然談起，我們今天應當去看看海蘭。但是，她說：

『我早晨打電話去問過，她已經好了許多。』

『你常打電話去麼？』

『自然。』

『但是我竟好久沒有打了，我想去看她。』

『我打去同你打去是一樣的。』她笑着，眼睛看在地說。

『那麼下午去看看她不好麼？』

『不，下午我們不是要去畫展麼？』

我不說了。下午我終算打了一個電話到聖心醫院去，我不知道爲什麼這樣心跳，幸虧接電話的是看護，告訴我海蘭正在睡眠，這倒解除了我的困窘，於

是我隨便問問就掛斷了。

那麼白帶爲甚麼這樣不願意去看海蘭呢？這使我非常奇怪而不解。我思索了許久，還是尋不出理由，最後我決定我自己一個人去望海蘭。

於是第二天午後，在白帶午睡的時間，我一個人駕車到聖心醫院去。我有經過通報一直到她的病房，但是門外有看護阻住我了：

『你看……？』

『我看海蘭。』

看護沒有說甚麼就進去了，但是我等一會也就跟着進去。這時候，我突然看到一個穿黃色衣裳的女子好像避我似的溜進小間去了。從後影看起來，非常像白帶，但是怎麼樣會是白帶呢？白帶的車子也還在車間裏。

我進去了，海蘭正醒着，她的確瘦了一些，但並不十分憔悴。精神也好，她對我笑着說：

『怎麼樣，這許久不來看我。』

『我想我來看你對於你心境會太擾亂。』這是一句我想好了的話。但是我說時心中有點慚愧，所以聲調似乎也還有點不自然。

暫時沉默了，接着我問：

『白蒂有來過麼？』

『她……她來過。』

『我想她應當常常來的。』

『是的。』她有點不知所措似的說：『她常常來。』

『所以我想，你是不需要我多來看你。』

『怎麼？』她奇怪的問，但接着呼着氣說：『你的態度變了！』

『不。』我說：『不會變，永遠。』我說着把頭低下來：『相信我，有了

你的相信，我方才才有力量！我永遠，海蘭，我愛你！』

海蘭想說甚麼，又不說了；她歇一回說要睡了，叫我回去。我出來，但是我並不回去，站在走廊上。於是我聽見房內有聲音了。

『他去了麼？』

是白蒂？我想。

『去了。』海蘭的聲音。

『那麼我也該回去了。』果然是白蒂。

我心裏非常興奮，很想闖進去責問白蒂，但是我立刻感到我自己的地位，我決不能給白蒂或海蘭以難堪，於是我在走掉與進去之間徬徨。最後我決定進去，我裝着非常愉快而高興的樣子，推開了門。我說：

『到底讓我捉着了，白蒂。』

『是你。』白蒂似乎很不安了。但是我立刻除去她不安的態度，好像是專來管理她午睡似的說：

『你又賴午睡，跑到這裏來玩來。』我當時走過去，坦白而玩笑地說

『身體好一點了，快不要糟塌，我想你還是在這裏睡一回吧，陪陪海蘭。』

『這於海蘭是不好的，她不能談話太多。』白蒂於是很自然的說：『你坐一回吧，回頭我同你一同回去。』

海蘭朝裏睡着，不知是睡着了還是無力說話，她沒有說甚麼。我想我這樣做是揭穿白蒂奇怪的矇蔽，同時也顧到她的面子。白蒂對此似乎也沒有生氣，這使我感到非常勝利與愉快。但是我始終不知道白蒂這樣不叫我來，而自己偷着來看海蘭的用意，當面詢問一個人所不願意人知道的計劃與用意，這是對一個有領袖天才者所最難堪的事，而且詢問自然也沒有結果。所以我一直悶在心裏，但是奇怪的是從此白蒂忽然改變了態度，三天兩頭的叫我陪她一同到聖心醫院來了。

十五

現在海蘭的病一天一天好起來，我心裏非常快活；海蘭看着白帶健康的笑容與正常的生活，面上也顯得非常光輝與愉快。我與海蘭似乎都感到我們的自由可以到了；我們衷心默認一個將來，這將來好像是極自然，好像戰爭平後，脫甲還鄉一樣。雖然我們沒有說，這因為我們沒有一個單獨在一起的機會，白帶始終沒有把這個機會給我們。但是，實在說，我似乎沒有十分需要，因為我同海蘭的眼光好像已經傳達了我們的意境。

日子從這樣快樂而平穩的下來，我已經看不見黑暗，只看見光明。但是我

現在必須尋一個機會同海蘭一談，計劃這就會降臨的光明的前途。所以我想把我與白蒂一同去看海蘭的習慣打破，因此有一天我推託我個人別處的事故，先讓她一個人去聖心醫院。約好我們都在晚飯前回來。

那天我回家已經七點鐘，但是問管家，說白蒂還未回來，這在平時是少有事。於是我等她一直到九時，我方才自己進餐。最近好些日子來，我與她終是同飯，所以今天我感到意外的寂寞。飯後我打電話到聖心醫院，知道她很早就從那邊出來了；但是我沒有直接問海蘭，也叫看護不告訴她，因為這會使海蘭着急的。

自然我心裏也非常着急，一個人不知所措，燒一支烟，到冷落的園中去散步。

院中現在更蕭條了，幾株禿樹悄悄地站着，頭上的廢葉如劍傷，今夜怎麼沒有風來把它掃盡，石像失去了樹蔭的蔽掩，在淒涼的月光中顯得死屍一樣的

僵呆。

我忘去時令已經多時了。一個人孤處在逆境中，對時令會有特別的敏感，但是這久疎的時令把院落驟染成這樣悽慘，我直覺地感到這古堡式別墅的冷酷，有一種說不出惡兆襲擊到我的心頭，使我無法再耽下去了。我於是奔到寢室，開亮了所有的燈，披上晨衣，吸着紙烟在安樂椅上等窗外白帶的車聲。

我聽鐘聲響到三點，以後我就衣履未脫的在安樂椅上入睡，我竟一點不知白帶是甚麼時候回來的。

第二天上午九點鐘的時候，我在圖書室寫我的報告。對於昨天白帶行動的突變，我竟找不出理由來解釋，更不談到以後進行治療的方法。

就在這時候，房門突然開了，進來的是白帶，她穿着純黑的大衣，一隻手插在衣袋裏，一隻手握着一份報紙，捲得很鬆，但握得很緊。面色顯得非常蒼白，不掛一絲笑容，嘴角充實了堅決，眼梢失去了嫵媚，睫毛一絲不瞬地閃着

奇異的目光注意着我。

『早安。』我說。

她沒有回答，走得很慢，一步一步逼近我，這使我有點失措了，我受到一種莫名的恐懼，於是我強制自己，將目光離開她的注視，拿起未完的報告離開案畔，向窗戶方面走去，窗下的几上有紙烟，我拿了一根，把匣子遞給白帶：

『吸支烟麼？』我說。

她拿了一支烟，沒有說甚麼。一直到我爲她點火的時候，她把報紙拋在桌上，用冷靜的語氣說：

『原來你是——』半句以後，她吐了一口烟，目光注視桌上，又沉默了。

桌上是那份握皺了的報紙。我也跟着看過去。突然，她把這報紙推給我，

說：

『你還需要讀麼？』

是晚報，昨天的。

『謝謝你。』我說着接過報紙一面看着，一面向沙發走去。儘管我態度裝着十分鎮靜，但是我的心慌亂得很，竟不能沉下來細心讀。總之這是一篇普通的特寫，說梯司朗小姐病愈的經過，E·奢拉美醫師與我的名字都在裏面，最後，對E·奢拉美醫師有許多恭維，我當然也是帶着光榮的。我假裝着靜讀，不敢抬頭去看白蒂，心想籌措一句合宜的話，來打破這可怕的空氣。但是白蒂竟先說了：

『那麼，你只是一個被僱用的人，將你的生命，時間，愛與感情做幾千法郎的奴隸。』

『不，我只是我工作的奴隸。我愛我的工作，我願意將一切獻給我的工作。』

『那麼你不惜用你卑鄙的行動來欺騙兩個懦弱的女子。』

『欺騙兩個懦弱的女子？』

『是的，我與海蘭。』她聲音不高，但是非常堅決地說：『你利用無邪的海蘭，控制我的感情，作你賺錢的手段。』

她目光像刀鋒一般逼着我，使我不得不背過身來，我說：

『我所信仰的是我的工作與愛。我不相信我的工作屬於欺騙，更不相信我的愛與工作有甚麼衝突。』

『你的工作就是受別人僱用來欺騙人家。』

『但是我知道別人的動機是愛。』

『而你的愛是你的工作。』

『不，』我說：『我可以設誓的是我在工作時發生了愛！』

『哼！』她冷笑了：『那麼離開了愛，你還有甚麼工作呢？』

『假如我的工作只是愛，而這愛是真的，那麼這有甚麼可恥呢？』我反身

問她。

『但是，』她說：『爲幾千法郎的新金去愛人的是真愛麼？』

『薪金是我工作與時間的報酬，我的愛是我的愛！』

『但是你的愛才是你的工作，你的工作也只是愛。』她在堅決的嘴角掛上冷笑，一種隱恨的心理在她的眼光中閃耀。

我無法回答，我的辭令表達不出我的思想與感情。我低下頭，嘆一口氣說：

『我希望我可以有點事實來說明我心。』

她不響，兩手無意識地拉着抽屜，我繼續下去說：

『事實上，我與海蘭將來的行動是我心的說明。』

『掠劫一個美麗的女子是愛的說明麼？』

『但是所根據的是光榮的感覺，並不是勝利。』

『勝利，對的。』她用沉悶的低音說。

『失敗也是我的光榮。』我說。

『這是掠劫。』

『請你，小姐，』我說：『請你稍稍尊重別人的情感，我不希望這類名字出於高貴的小姐之口而加在我們窮人身上。』

『用你心理學上的技術征取一個女子的心，同用武力征取一個女人的肉體有甚麼不同呢？』

『請你不要這樣說。』我氣餒下來了，我說：『我雖是一個受人薪金的人，但是我也有愛，我不但愛海蘭，而且對你，我有一種說不出的敬愛，同海蘭一樣，願意在你的指揮下，做於你有益的事。』

『但是你在別人的指揮下，做害我的事。』

『害你的事？』我堅決地問。

『你搶去海蘭，還搖動我生命的韻律？』

『搖動你生命的韻律？』我不懂了。

『只爲你的自私，幾千法郎的薪金，與美麗的姑娘！』她突然興奮地說：

『你以爲勝利是屬於你的麼？』

『爲甚麼？』但是我話未說出的時候，她突然從抽屜中拿出我現成的手槍，這支手槍是她頭兩天見過的。她說：

『不，在我的面前不能有勝利的人。我要看明天的報紙會一反今朝的論調，我要我永遠是個瘋子。』她接着說：『你還有甚麼話說麼？』

『……』我驚訝了。

『你大概知道我會經同樣地用手槍打死過男子。』

『我知道。』

『你不想反抗麼？』

『不。』我說：『老實告訴你，小姐，你手中的槍是空的，而我的則是實彈。』我從衣袋中拿出我實彈的槍，在我手中拋弄着，最後我把槍交給她說：

『假如這是你的意志，請你換一支吧。』

『那是說你願意死。』

『是的，我想死在你槍下是我光榮的事。』

『光榮的事？』

『是的，正如死在拿破崙的劍下。』

『那末我要你準備。』她換了一支槍，說：『有甚麼話麼？』

『只有一句。』我說：『告訴海蘭？我愛她。』

『對你祖國的親友呢？』

『報紙會告訴他們的一切的！』我說：『那麼請便了，姑娘。』

她不說甚麼，嘴角滿是堅決，眼睛閃着光，把槍口對準在我的胸前。

我這時甚麼思想感情都沒有了，無論害怕以及愛與恨，冥冥中像有神靈在告訴我，這是一條斬斷一切痛苦麻煩糾紛的出路，是到天堂的捷徑。我心境非常平靜，細認了一下面前那位莊嚴神聖的人像，我閉上眼睛，說：

『假如這不是過份的要求，在我血未冷時，請你代替海蘭吻我的嘴唇。』

『好。』她說：『我現在吻你。』

於是我聽她走到我的面前，我嘴唇感到一種熱，一種溫柔，是一種難言的力量叫我擁抱了這莊嚴神聖的刑手，我整個的心靈就在這吻中陶醉了。

『唉……』她忽然推開我嘆息了。在她的嘆息之中，我張開眼睛，這使我驟然看到我的罪惡，這算是同白蒂還是同海蘭接吻呢？我自責，我內疚，我恨我自己，恨我自己的感情與愛！我對自己的愛失了信仰，這愛中竟不是至善而是罪惡！我痛苦，我要毀毀自己，我於是又閉上眼睛，皺着眉說：

『現在，姑娘，請你快點解決吧。』

她遲緩地走開去，突然，她重擊書桌，深沉地說：

『我要同你決鬥！』

『決鬥？』我張開眼睛說。

她這時已把手槍放在書桌上，點起一根紙烟來吸：

『我不願你死於光榮，而我勝利於懦弱，那麼讓我們決鬥。』

『同一位小姐決鬥是我光榮的事情麼？』

『但是梯司朗氏的小姐就是男子。』

『也許是的，但不在我東方人的眼中。』我說着，反身走到了窗前。

靜寂的院落站着無葉的樹，灰雲在天空中來往，石像顯得無限的殭冷；這一瞬間我想到當初我怎樣在月光下對天設誓，我願獻我的心身來治療這莊麗姑娘不平衡的精神，那麼在現在這個情境中，我似乎已陷她於更煩亂的心緒裏了。這如果不是我與海蘭在她的心裏激撞，就是我與她在海蘭的心裏志忑。再

不然，我驟然體驗到我嘴唇上的吻，我再無勇氣否認，難道不是她與海蘭在我的心底波動麼？這是一切莫名的痛苦，無底的寂寞的來源，兩種不同的愛情竟是同一個本質，使我們離愛情的享受越來越遠，反增添了永遠孤獨的悲哀。我要速死。我凝望着天空說：

『執行吧，姑娘！』

於是我聽見背後一聲槍響，我準備倒下去了。我深信在我倒下去的一瞬中，我靈魂會直昇天堂。

但是我竟不倒下去，我期待第二響。可是接着是手槍落地的聲音，我驚慌了，我一瞬間預感地意識到慘劇，但是在這一瞬前我竟會沒有想到。我回過頭來，事實證明我預感的正確，白帶在椅上流血。

我驚慌，害怕；我不知怎麼才好。我把她抱到床上。我打電話給E·奢拉美醫師，叫她立刻派救護車前來。接着外面的人都進來了，梯司則太太僕傭與

管事。我無刀答覆梯司朗太太的詢問。忙着指揮僕傭作最後對白帶的救護。我儘先包紮她的創傷，以免流血過多。在驚慌忙亂之中，倒是那位管家清醒，他發現子彈直達到天花板上。這使我起了微倖的假定，希望它只是在她的頭皮擦過。白帶暈在那裏，微微的呼吸一直敲着我的心緒，最後她清醒了，她說：

『我難道還沒有死麼？』

『不要說話。』我立刻禁止她，同時還禁止梯司朗太太對她無謂的擾亂，我忘去許多應有的禮貌。

最後，W·奢拉美醫師終於偕同一個外科醫師帶着救護車來了。一直到這位外科醫師下了判斷，我才放了心，子彈的確只從她的耳後髮根擦上，從現象斷定，腦殼也不會有甚麼損傷。可是在我對她包紮的紗布上都是血，這從我的眼睛直滲到我魂靈深處。那麼今後我要怎麼樣來担負我心中的情感與我身上的職責呢？

十六

「當我把枕頭替白帶靠好，拉好了她的胸襟，理勻了她的頭髮。那時儿上是你送來的花束，陽光從窗外射進來。她喝了一杯沸熱的朱古力，在陽光中面色顯得健康完全恢復了。她今天精神也很好，望望身旁的玫瑰，露着笑容說：

「海蘭，一早你已做了許多事，現在請坐在我的旁邊，陪我談談吧。」

「於是我坐在她的床邊，她叫我靠在身上，說：

「我希望我是一個男子，能夠永遠享受你的溫柔與美好。」我說：

「假如我有一份溫柔與美好，那都是你的。」

「那末你叫我一聲親愛的丈夫。」她對我開玩笑說。

「爲甚麼要這樣稱呼呢？」

「這樣我生命就充實了。」她說着吻我的面頰。

「假如我可以使你生命充實，那麼爲甚麼你要自盡呢？」我問她。

「在那一瞬間，當我起了必須對一個生命襲擊的情感時候，我是無法控制自己的。」

「但是你要襲擊竟會是你自己？」我說。

「不，是×，但當我想到這個生命是你所愛的，所以我在自己身上發洩了。」

「但是你更是我所愛的生命。」我說：「難道你沒有想到麼？」

「不，海蘭。」白蒂說：「我竟會不是一個男子？」

『這樣，還有甚麼可以回答呢？大家沉默着，我們的淚流濕了我們貼在一起的面頰！』

『我意識到我在愛你，這是真的。爲甚麼這份愛會同我愛白蒂衝突？這個我不知道了！終之我在痛苦之中。』

『假如白蒂是恨你的，那麼原諒她吧。因爲她是愛我的。』

在聖心醫院裏，初愈的海蘭又做白蒂的伴侶，爲白蒂做一切身邊事情了。

我呢，自從將白蒂安頓聖心醫院後，得E·奢拉美醫師的允許，暫時在他的療養院中工作。自然我還負着醫治白蒂的責任，但因爲E·奢拉美醫師要借白蒂生理的創傷作心理的療治，所以一時不打算讓她出院，那麼我住在梯司朗的古堡般的別墅裏是沒有必要了。

爲避免麻煩與困難，我一直沒有去聖心醫院，雖然不時我有花束與電話去

慰問白帶；同海蘭，在工作與感情上，我們有信札的來往，上面就是剛才收到的信。

沒有讀完我的視線被我的淚水所糊了。我沒有讀下去放在枕下。我出去望我所發生興趣那位年老的病人，我現在又極力把我感情寄在他的身上了。

夜裏，一個人在房內，我開始回海蘭的信。我預定寫一封冷靜而簡單的信，但結果寫得很長。我扯去了重寫，我試過了各種不同語氣與立場，但不是虛偽，就是空虛，不是無情的意志，就是零亂的情感。於是我決定明天到聖心醫院去一趟，看實際的情形到底變成怎樣了。

在床上，我滅了燈，無底無底的寂寞包圍着我，世界似乎是一片沙漠，只有冰冷的月塊演在窗口。

第二天下午，我到了聖心醫院，海蘭不在房內，白帶正靠在床欄看書，看我進去了，她說：

『我以為你永遠不敢來了。』

『爲甚麼不敢？』我說：『在你健康與心境已經快恢復的時候。』

『我非常抱歉，我的行動麻煩你太多。』

『我不過是幾千法郎的僱員。』

『——』白蒂不說甚麼，用敏銳而奇異的眼光注視着我；半晌，她把手交

給我說：『跪下！』

我盲從地跪在她的床前。

『對我說你愛着我！』

『是的，我愛着你。』我盲從地說。

『吻我！』

我又盲從地，把吻放在她的唇上。她用右手抱我的頸，左手撫我的髮，我變成在她懷中。在這一瞬間，我忘了世界的一切，忘了自己。我好像憑空地跳

出了塵世，登上了雲霄。再不受一切世上的契約、習慣、傳統、道德、甚至良心的束縛，我是只有一個赤子之心。

一直到看護敵門的時候，我方才醒來，我跳起坐在椅上。在糊塗的意識之中，我竟不知時間急流上的事實是幻是真？我一直癡坐在那裏，沒有說一句話，一直到海蘭進來。她驚奇地興奮着說：

『啊，你甚麼時候來的？』

『啊，是的，我剛才來的。』

這時候，良心，道德，習慣與傳統都在我心上升起，我感到惶恐與慚愧。在海蘭的眼光之中，大概我還是我吧，但是我的確已經變了，這不但是心理的組織，而且是生理的構造，在我的細胞之中，通過了白帶靈魂的電流，世界對於我感官的反應似乎都換了形式。那麼要一定說不是我心身的變化，該是世界有些顛倒了。

白蒂的風度還是依舊，似乎更加煥發一點，有非常聰敏而有風趣的談吐，操縱着我們的空氣。我精神有點恍惚，分不出是獲了救，還是犯了罪，也分不出是痛苦還是快樂，一個沉重的心墜在胸底，使我沉默在恍惚之中。

一切白蒂的談吐與海蘭的笑容，現在都是我的壓迫。我癱坐在沙發上，我怕，我怕一切的舉動與言語會闖大禍似的。我苦笑，沉默，靜聽命運指揮的動作。

『你今天怎麼？』海蘭最後說了：『有點不舒服麼？』

『是的，我想。』我說：『我感到沉重，在頭上也在胸上。』

『想喝一杯檸檬茶麼，或者一杯咖啡？』海蘭溫柔地問。

『不，』我說：『我想回去。』

這樣我就告辭出來。

在渺茫的路上，我更感到人生的渺茫。我不會想到一天或一小時的將來，

也忘忽了一天或一小時的過去。一直到我回到療養院裏，那裏空氣才使我恢復了常態。我以後決計不去聖心醫院，好在白帶的健康在恢復之中，一切聽其自然發展吧。

第二天，我同那位年老的病人談了許多話，我從這些荒謬的話中尋求人生的意義，我把我的心與愛決計放到工作方面去。夜裏，我閱讀E·奢拉美醫師介紹給我讀的書，心境開始平靜下來。

但是出我意外的，外面有電話叫我去聽，這立刻又把我拉進煩惱的境地，因為在我預料之中，這電話不是白帶，一定會是海蘭，但是我怎麼能夠不去接呢？

我拿起電話，我立刻發現對方是海蘭的聲音，海蘭問我明天有沒有空，可否預備一天的工夫，陪她去走走。她將於早晨就來看我，因為有許多話要同我談。

海蘭這樣的要求是從來沒有的，這是非常出我意外。在論理上講來，是我無法拒絕的；在情感上講來，則是我感到快樂的事；在時間上講，我現在還是梯司朗家所僱用，而且這裏並沒固定的工作。有隱隱的害怕與憂慮在我心頭跳動，但我終於非常興奮的答應了她。

電話掛上後，我的心立刻不安起來，海蘭突兀的要求成了我的謎，這個謎不到明天決不能解決，但是我擱不下來，眼睛在書上，心掛着這謎，我終於拋掉了書，靜坐在沙發上思索起來，這與其說是思索，毋寧說是遐想，頭腦失去了重心，諄不出論理的判斷，只是汎濫着零亂的疑問。

我期待海蘭到來，只有她可以解決這些疑問，於是我開始等待，計算着時間等天明，計算着她到的時辰。

翌日十點鐘的時候，海蘭終於來了。她今天打扮得出奇的艷麗，眼皮上搽了淺藍的膏暈，睫毛上潤着光亮，碧色的眼光更顯得清澈煥發無比，這像是春

光明燦的湖中，晨曦初照到水上的漪漣，閃耀着無限的光彩。於是這柔潤的黃髮更使我相信是秋谷裏的晨曦，她經過夜的安眠，來喚醒大地的生物。那麼讓最美的花朵來形容她的面頰吧，我想到黃鶯與百靈應當唱歌了，對着新生的太陽，那深紅色脣膏所點成的嘴唇。告訴我我要在它的下面生活到老。

在艷麗中顯得神聖的是她白色的大衣。她用異常高興的語調對我說：

『白帶完全好了。她已經答應到這裏來療養，接受E·奢拉美醫師的治療。等春天到的時候，她要你伴她到南方海邊去。她現在已經自己相信精神不夠健全了。』

這樣的消息我本來應當感到興奮的，但是現在我總覺得那裏面有些突兀與蹊蹺。自然，我還不至於掃海蘭的興，我說：

『真的麼？那好極了。那都是你功勞。那麼她預備甚麼時候搬來呢？』

『隨E·奢拉美醫師的意思好了。她希望有一個清靜的房間。』

我爲海蘭寬去外衣。她裏面穿着紅藍白三種顏色構成的上衣，連接着銀色的裙幅，全身柔和的綠條在這些顏色之中，啓示出音樂的玄妙。我說：

『你打扮得太美了，海蘭。』

『是麼？』她笑了：『希望我永遠有這樣的印象在你的腦中。』

『我早有你這樣的印象了。』我說：『紅象徵你的鮮艷，白象徵你的純潔，藍象徵你無底無底的溫柔。』

『那麼讓我們今天過一天歡樂的日子吧。』

『好的。』我說：『你先等一等，讓我把白蒂搬來的事情報告E·奢拉美醫師，我想他一定會很高興的。』

於是我去找E·奢拉美醫師，他非常高興的同我規定了日子，那是三天以後的星期一，他叫我於早晨去接白蒂。

談定了以後，我換了一套衣裳，到會客室。我對海蘭說：

『對不住，要你等了許久。』

『怎麼這樣久？』她說：『你去換衣裳了。』

『是的。』我說：『你打扮得這樣漂亮，我不是也應當整齊一點麼？』

於是我就同海蘭出來，那時大概是十二點吧，我們到一家講究的菜館中飯。海蘭今天實在有點異樣，她好像忘去了一切的過去，也沒有體驗到未來，只是一瞬間的現實中揮霍她的美與青春，她喝了不少香檳。飯後，她說：

『讓我們到遠一點地方去吧。』

『甚麼樣的地方呢？』

『我希望有湖有山。因為我是鄉下生大的人，我覺得都市終不及鄉下。』

『是的，我也是。』我說：『我是大自然的孩子，不是社會的奴隸。』

『那麼我正同你一樣。』

於是我駕車逕駛出市外，一直到遙遠遙遠的鄉村。海蘭靠在我的身上，似

乎不很注意東外的景色，她好像生活在遐想之中，我們間沒有說甚麼話，大家沉默着，是一份愛佔據着兩個人的心靈，我那時竟完全忘忽了我們是從生活中偷空出來的人。

一直到一個湖邊，我們在附近咖啡館中，喝了一杯咖啡，就買小舟在湖中飄蕩。灰山在我們面前，藍天在我們頭上。這使我想到了人生並非這樣的暫時，我說：

『我們的自由與永生近了。』

『你是說……？』她眉心露出奇異的疑問。

『白帶病好了，她到E·奢拉美醫師手中，我的工作與責任算是完了。』

『你還須在明春伴她到南方療養。』她說。

『難道你打算伴她麼？』

『難道你不麼？』海蘭笑了。

『不，一定不。』我說：『你也一定不。』

『怎麼？』

『今而後我屬於你，你屬於我，我們都不屬於白蒂。』

『但是白蒂……』她望着遙遠天空說，下面的話好像登上了雲霄，我沒有聽見，只見遊絮般的金霧在天空駛過。

『不管怎麼，我們必須離開她，她是我們愛情以上的權力。』

『這是甚麼意思？』

『她運用她反常的精神，變幻的魔力，奇異的目光，叫我們服從她每一個命令，每一個吩咐，接受她每一種情感。』

『這因為她有一種偉大的精神。』海蘭露着不自然的笑望着我，接着說：

『爲甚麼要談這些呢？這樣的環境，這樣的時間，這裏只有兩個人，難道還要求由別人的事情來支配我們心境麼？』

『……』我沉默了。大家好久不響。

萬籟俱寂，有教堂的鐘聲從山邊傳來，海蘭說：

『讓我們那面到登岸走走，參觀參觀教堂吧。』

我於是鼓槳前進，在山邊上岸。冬天的山是寂寞的，但最顯山的本色。我在登岸的一瞬間，心靈上浮起了素樸的情感，同海蘭從山道上轉過去，穿過了一個個小小的村落，大概因為是冬天，路上很少的人，只有烟囱上流着淡淡的烟，緊封的窗簾使我想到家，我說：

『讓我們在這樣的鄉村中過一生怎麼樣呢？』

『一切的生活似乎只有聽上帝爲我們安排的。』海蘭說着，一個古樸的教室已經在我們面前了。

海蘭進去，沾聖水在胸前劃一個十字，到聖母像前跪下，虔誠地俯首，像祈禱甚麼似的。我也無意識的在她的旁邊跪下了。

出來的時候，我說：

『想不到你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呢？』

『不。』海蘭低聲地說：『我只是借此爲你祝福。』

『謝謝你，但爲我祝福，應當先爲你自己祝福才對。』我說。

『自然，我相信你會爲我祝福的。』

『但是我不是基督教徒。』

『我知道，但是每個人的心底，我相信都有一個同樣的宗教情感。』

這使我奇怪了，我異常驚惶，握着海蘭的手說：

『海蘭，怎麼像你這樣年齡，會有這種深沉的感觸。』

『將來你會知道，我想。』她忽然笑了：『怎麼，你當我一定是應當非常

幼稚麼？』

我沉默了，跳下船，我們向原來的地方蕩去。這時夕陽已將西下，湖面上

一片寂靜。快到岸的時候，海蘭指我們坐過的咖啡店後面的房子問：

『那是甚麼房子？』

『是旅館。』我說。

『那麼讓我們索興在那面過宵吧。明晨一早讓我們來看日出。』

一刹那我感到說不出的光榮與安慰，但是立刻我又體驗到海蘭今天的言行實在太異常了。但是一切我都無法解釋，當時似乎也沒有心境來將它解釋。上岸後，我們逕赴旅館，這旅館是在山坡上的，我們的房間向湖，開窗可以看到湖面已經伴着天空黝黑了。

晚上我們就在旅館中晚餐，那是冬季，旅客很少，我們雖然冷靜，但更覺得美滿。海蘭的精神又煥發起來，高興地同我談她幼年的生活。

但是當我們走進房內坐下，海蘭忽然微喟一聲流淚了。

『怎麼？』我走過去，驚奇地問。

『沒有甚麼？』

『你一定說。』我說：『今天你的情感有點異樣，到底是爲甚麼呢？』

『不爲甚麼，』她微笑着，用她含淚的眼睛望着我說：『我感到快樂，不過我要知道你，你可快樂？』

『自然，海蘭。』我說着跪在她的座前：『我告訴你，在我生命之中，這是最快樂最理想最光明最美麗的一天。除了你，我不會相信第二個人可以給我。』

『那麼希望你永遠記取我給你的今天。』

『永遠，直到我的末日。』我說：『我要將我一生的事業，理想，整個的生命與愛爲今天這樣的生存奮鬥。』

『那麼在我是光榮的。』她吻我的頭髮說。

我靠她的膝上沉默了。於是整個湖山的寂靜一齊擁進我們房內。我們在寂靜之中體驗到一瞬間的生命就包括了天地的永恆。

就在這永恆的天地中，海蘭交給我整個靈魂與肉體的溫柔，我們的生命在充實也在溶化，化成純淨的水，化成汽，在無涯的空間中消失，填補了宇宙的殘缺，於是我們忘了一絲的過去與半寸的將來，聽憑諾和的軀殼在人世流落，讓靈魂的交流在辭穆的時間中掩沒。

十七

於是在瞬息之中，有太陽從湖底升起，天已經亮了。

這是世界，這是山，這是湖，這是旅館，這是床，於是海蘭在甜蜜的微笑

中醒來。她說：

『世間是這樣美麗麼？』我撫着她的頭髮說：

『是的，永久是這樣的美麗。』

『那麼一瞬的諧和就是永久的美麗麼？』

『是的。』我說：『因為這象徵了永生的美滿。』

「……」她閉上眼睛吻着我，沉默了。

短促的早晨就這樣開始，在這短促的時間中，海蘭好像蓄意只要談過去的生命，同我交換孩提時的故事與夢，而不願帶及半分的現實，她禁止我提起將來的計劃與身外事物的安頓。這樣一直到九點半鐘的時候，她提議該回去了。我沒有戀留，因為我相信不久就是我們永生的美滿。

自然我先送海蘭回聖心醫院，在歸途中，海蘭始終用手臂圍着我，緊貼在我的身上，沉默着，不說什麼，好像陶醉在夢裏一樣，一直到快到院門時候，她忽然更緊地擁着我說：

「那麼我要下去了。」

我回過頭去看她，覺得她眼角與眉梢都鎖着哀愁。我說：

「怎麼了，愛？」

「不是我要下去了麼？」

『要我伴你進去麼？』

『不了，』她說：『白蒂不是會……』』

『那麼，』我搶着說：『星期一白蒂搬來後，我們就照昨天的日子創造我們的世界。』我說着把車停了下來，同她吻別。

『那是將來的事。』她說：『現在我要下去了。』

『再會。』我又吻她的手說。

『別了。』她說：『我祝福你。』

我看她走進了醫院的門，她回過頭來向我揚手，接着她就低下頭忽忽地進去了，似乎比平常要跑快許多。

我心裏帶着萬種的心緒，一個人回到療養院去，下車後我一直到自己的寢室，在安樂椅上坐下，回憶如夢的昨天，頓覺得我必須爲這光榮的日子努力。

在理論上看來，我於白蒂搬來後，接受了E·奢拉美醫師的治療，責任就

可以完畢。但是事實上似乎並不能如此。昨天會見E·奢拉美醫師，他一點沒有想到這件事，我在匆忙中也沒有向他提及，現在似乎必須同他去談一談。當時我想到後，就立刻去找E·奢拉美醫師。

E·奢拉美醫師似乎等着我似的，一見我進去就說：

『啊，我正找你。』

『有甚麼事麼？』

『梯司朗小姐的病房已經理出，他搬進來以後，我想先作一個特別詳細的身體檢查。這事情我已託高朗醫師，你要慢慢地勸誘她隨時接受這個檢查。』

『她已經接受你的治療，自然肯接受你檢查的。』我說：『難道這裏面還有特別問題麼？』

『也許。』他說：『她隨時會變，我相信。』

『但是，』我說：『我想我的責任，正如我們當初的約，到梯司朗小姐搬

「來接受你治療就算完了。」

「你的意思是……」E·奢拉美醫師昂起他的鬍子問我。

「我的意思是我在她聽你治療後，我要走了。」

「走？」

「是的，大夫。」

「但是我們有約，你有志願書。」他似乎有點生氣了。

「是的，但這只到她聽從你治療的時候爲止。」

「但是你知道她暫時聽從了，也許立刻會變的，而且隨時都會變的。」

「這個我怎麼負責任？」我說：「那除非完全等她病好了以後。」

「也許，」E·奢拉美說：「但至少總要等她好到不會改變的時候。」

「但是這是沒有時期的。」

「自然。」E·奢拉美醫師尊嚴地說：「我們的約本來也沒有時期的。」

『……』我沒有回答。

『你應當知道，我們選了你，訓練了你，錄用你，這些都不是容易的事。假如她後來突然變了，我難道再去找人麼？』

『但是，……』我沒有說下去，因為言語在我思想裏模糊了。

『這是很簡單的事，青年人。』E·奢拉美醫師平心地說：『我們做事必須有頭有尾，不但爲我，爲你自己以後研究學問與做事也是一樣。中途變卦的人決不會有成功。』

『是，是……』我這時神經有點麻亂，我大聲說：『不行，不行。』

『這樣歇斯的里的怎麼回事？』E·奢拉美醫師說：『你心中如果有甚麼特別苦衷，都可以向我說。』

『……』我沉默着，他的誠懇的目光深深地感動了我，我說：『這因爲是爲我終身的幸福。』

『爲你終身的幸福？』

『是的，』我說：『因爲我愛——』

『你愛了梯司朗小姐？』

『不。』我說：『我愛了她的侍女海蘭。』

『那麼她愛你麼？』E·奢拉美醫師問。

『是的。』我低着頭說。

『那麼這難道還有問題麼？』

『問題就在梯司朗小姐對我們精神上有一種威脅。』

『啊——』E·奢拉美醫師大聲地笑了，接着他說：『這絕對不是問題，』

我願意盡我的力從梯司朗先生太太方面幫你的忙。』

『但是——』我還未說下去，他就搶着說：

『這是極平常而簡單的事，你不要以爲有甚麼大問題，』他笑着接下去

說：『青年人，靜靜地去休息一回吧，我以為有甚麼大理由，……這件事可以包在我身上，我會使你們美滿，而且在最近的將來。』

『——』我有許多話想說都不能說了，因為他拍着我肩胛，用手臂挽着我，帶我到門口，說：

『安靜些，孩子，不要庸人自擾了。』

我心中浮沉着這些話出來，內心焦躁不安，不知怎麼樣安頓我自己的肉體，拿不起工作，也不能休息。下午很想到聖心醫院去，但是不知怎麼，我對白帶起了一種新的害怕，與其說我不願見她，毋寧說我不敢見她；現在不用說她在我的面前，就是想起她，也覺得她是我心靈的重負了。

悠悠的日夜，誰知道我是怎麼樣在掙扎、痛苦、矛盾、激撞之中挨着。

夜深了，灰色的月光從窗戶直射到我的床上，使我回憶到昨夜在鄉村旅店中的光明與甜美。靈魂在整個生命的奉獻中，我昇華了塵世的貪戀。我應當怎

麼樣將我今而後的生命事業與理想爲這份光明而努力。但是最美的情感是不是至善的行動呢？我想到整個的歷史也許就是這最美的情感與至善的行動的衝突，那末真理到底屬於最美的情感還是屬於至善的行動呢？

在這些胡思亂想之中，我竟不能也不敢想及實際的問題，到底我應當怎麼樣借海蘭離開這個世界？假如不離開這個世界，是否我們可以在這個世界中創造另一個世界？——正如E·奢拉美醫師所想的。要不然，我們怎麼樣用我們的精神與愛使白蒂在平靜中健康起來。那就是說，我們應當怎麼樣不讓白蒂的神秘性控制我們的精神，而讓我們的精神與愛來控制白蒂。但是這些問題只能影子般在我腦前飄過，並不能沉在我腦裏讓我思索。於是我聽憑時間在我枕邊消逝，就在這不知是甚麼時間的當兒，忽然有人來敲我門了。

『是誰？』

『先生，你的電話。』

『電話？』

『聖心醫院來的，說有要緊事情。』

我忽忽披衣出去，拿起了電話說：

『是海蘭麼？』

『不，我是白蒂。』白蒂的聲音很有點異常。

『啊，白蒂，這樣晚怎麼會打電話來？』

『有要緊事情，你立刻就來。』非常堅決的語氣，但有點古怪。

『立刻麼？』

『立刻。』她說了，又說：『快一點！』

『到底甚麼事呢？』我剛要這樣問時，對方的電話已經掛上了。

於是我只好掛上電話，自己來回答這個問題。

假如電話是海蘭，那也許白蒂變了態度，一個人駕車出門了。現在白蒂自

己打來，那麼有甚麼要緊事，一定要我立刻去呢？難道她們要我陪她們出門麼？還是白蒂與海蘭有甚麼爭吵，要我去說明麼？——我想這或者是對的。海蘭昨夜沒有回去，一定會使白蒂不高興，經過了一天一夜的麻煩後，現在要我去調停或說明。那麼，昨天海蘭同我在一起是不是白蒂知道的呢？這在我態度上需要完全不同的處理。那麼假如白蒂知道的，我應當怎麼樣？自然我當坦白直說，聲明我愛海蘭，但如果白蒂不知道呢？那麼我應當取甚麼樣的態度？

我一面想着，一面換衣裳。到坐在車子的時候，我腦中還是占據着這些問題，一直到了聖心醫院門首。我跳下車，急忙地奔到裏面。我這時已不想解答剛才的問題，因為有一種新的情緒占據了我的頭腦與心靈，我的心跳着，似乎要跳出我喉嚨似的，我用手敲門。只敲一下，就有看護來開門了。

白蒂坐在沙發上，低着頭，手裏拿着手帕，一個看護站着似乎在哭，我再注意來開門的看護，她正在關門，用手帕在揩她眼睛。這使我驚奇了，我叫：

『白蒂！』

『……』白蒂不響，抬頭注視我半響，眼瞅着，眉鎖着，似乎要說話，但終於沒有說出，最後她的面孔伏到手臂上了。

這事情的嚴重已經是顯然了，我驚惶地走到一個看護面前，我說：

『是海蘭出了事麼？』

『是的。』

於是我奔到白蒂沙發左面的門前，這門裏的一間，就是海蘭的臥室，我沒有敲門，略一躊躇就進去了。

裏面只亮着一隻黃罩的檯燈，海蘭穿着昨天與我同遊的衣服睡在床上，我隨手帶上了門，逕奔到床前，叫：

『海蘭。』

『……』她面色發着青，嘴發着黑，垂着深長的睫毛，閉着嘴，沒有說一

句話。

『海蘭！』我握着她帶有白絨手套的手，跪下去。

我這時已經失去所有的感情，我不知痛苦與悲哀。半響我不能起來。最後一種冰冷的感覺從我的手一直傳到我的心，我的周身。我方才從這麻木之中哭醒，我用耳朵貼在她的胸口，瘋一般的叫：

『海蘭，海蘭！』

『……』她垂着深長的睫毛，閉着嘴，沒有說一句話。

於是我放鬆她手，捧她的頭顱，用我湍着淚的眼睛細看。我低聲地叫：

『海蘭，海蘭，海蘭……』最後我已經叫得聽不出自己的聲音了，我吻在她的唇上。

這是事實，有甚麼力量可以改變這個事實呢？——是我的淚可以使她的眼睛重開麼？是我的血液可以使她的心重跳麼？是我的腦可以使她有感覺麼？

還是我整個的生命可以換回她的生命呢？

一瞬間，我相信了神，相信了上帝。我默默地跪下，我有一份說不出的情感在祈禱，雖然我不知道我到底祈禱甚麼？

半點鐘以後，外面的一位看護開門進來，我方才從祈禱中醒覺。我站起來，沒有再看任何事物，低着頭悄悄地出來。

白蒂還是坐在那面沙發上，看我沒有話說，她從她坐着的沙發邊上抽出一封信來，眼睛望着信交給我。

這正是海蘭的筆跡，我拆開信，信上寫着這樣的話：

『……那麼讓我先感謝你的愛。……』

『自從我發現白蒂對你的愛與你對白蒂的愛後，我感覺到我的愛白蒂與愛你都是徒然使大家痛苦的事。……能使白蒂健康，幸福，現在只需要你一個人。而白蒂，不必說更能夠使你幸福……』

『白帶的愛你是你所不知道的；這因為她的高貴與神秘，以及凌人的自傲，使她慚愧於征取一個使女的情人，所以她不能對自己承認她在愛你，自然也使她不能對你表示。……爲她爲你，我應當離開你們。……』

『帶着最幸福與光榮的昨天，我很快樂，請不要爲我悲哀。……』
我剛在把信摺起來的時候，白帶又遞給我一封信，她隨手把我的信拿去了。

這封信是海蘭寫給白帶的，她說：

『……在愛神面前，人類終永遠是原諒與寬容吧。那麼恕我自私，我竟先愛上了他。但是我現在以至誠告訴你，他的愛你是遠超其他的愛；但爲你高貴的個性與你優越的地位，使他對你的愛昇華成婢僕愛主的心理。自然，這婢僕的心理還是由我而起，爲我的愛他，使他從不想到愛你是可能的事了。……』

『但是我同時也是你們的證人，在你們心底的最深處，我知道都互相藏着

最深的愛情。……

『那麼，讓我帶着你們的愛離開吧，當你們幸福的時候，當會想到一個無罪的爱永遠在祝福你們。』

『不必再想挽救我的生命，這是沒有辦法的。末了，請你盡你的可能，愛我在死後，有一個較真較美的印象給他。……』

我把信交還白帶，又懷起白帶遞還我的信。我倒入門後的安樂椅上麻木了，我不知我是否還是活人，我忘去痛苦與悲哀，我忘去生與死，更不知世事在怎麼樣演進。

十八

我一直沒有對任何人說一句話，也沒有對海蘭家屬有一句慰問。我默默地在她葬儀中祈禱；我默默地到她墓頭獻花；於是我默默地一個人在房內過我無魂靈的生活。

最後，一直到E·奢拉美醫師第三趟來看我的時候。他說：

『孩子，難道永遠就這樣悲哀下去了麼？』

『是的。』我禁不住哭出來，說：『這悲哀是無盡期的。』

『但是死的已經完了，爲安慰她的靈魂，你當爲你的工作、事業、理想而

生活。」

『但是，』我說：『我的工作，事業，與理想還有甚麼意義呢？』

『爲安慰這個偉大的愛與純潔的靈魂。』

『……』我沒有話說了。

『明天，』E·奢拉美醫師說了：『明天是梯司朗小姐進院的日子，我希望還是你去陪她來。我知道她也苦夠了，現在似乎只有你可以安慰她一點，也只有她可以安慰你一點。』

『這是不可能的。』我說：『現在我沒有面目再會她，她也是沒有面目再會我了。』

『但是我相信海蘭的話不會錯，你們是互相愛着的。』E·奢拉美醫師笑着說。

『也許。』我說：『但我們更愛的還是海蘭，尤其在她離開我們以後。』

『那麼你不能去接她了。』

『不能。』

『也好，』E·奢拉美醫師說：『那麼我叫別人去接去，希望她來了以後可以使你快樂起來，而你也使她快樂起來。』

『這是不會的。』我低聲地說。

『怎麼？』E·奢拉美醫師望着我，又問：『自從海蘭死的那天早晨後，你一直沒有同梯司朗小姐會面麼？』

『沒有。』

『在海蘭葬儀時？』

『並沒有看見她。』

『那麼你怎麼知道你見了這位小姐會沒有安慰呢？』

『不瞞你說，海蘭的美麗、崇高與神聖已占滿了我整個的心靈。』

『但是日子一多，一定可以改變的。』E·奢拉美醫師說：『現在讓你也做我病人吧，我來醫治你。』

他說着走出去了，剩下是我，我現在開始想到世上還有白蒂，但是這個白蒂已經不是當初的白蒂了，我對她已經沒有害怕，也不感到威脅。所有我心上神秘與尊貴的地位已經讓海蘭占盡。我對她的搬來，已不是當初一樣的可怕，正如病院裏多來一個旁的病人一樣。那麼，我對這件事還有甚麼可以思索呢？但是在沒有思索之中，我直覺的意識到，我的確還需要會見白蒂，我要向她要一張海蘭的照相。這樣，我正如期待海蘭一般的期望白蒂早來，我希望時間早點過去。

第二天早晨，當我正翻閱以前海蘭所寫的報告與信札時，有人來叫我了，說是E·奢拉美醫師在那邊等我。

我想許是白蒂搬進來了，但當我走進E·奢拉美醫師的房間時，只見他一

個人生在寫字檯前吸煙，他沒有回頭看我，指指他桌上的一包東西說：

『這是梯司朗小姐給你的。』

『那麼她人呢？她已經搬來了麼？』我興奮地問。

『沒有。』E·奢拉美醫師幽閒地噴着煙說：『她不預備來了？』

『怎麼？』我問。

『昨夜梯司朗家請我吃飯，我會見了梯司朗小姐，她非常殷勤的招待我，由我仔細的診察，她的精神病的確完全痊愈了。』他遲緩地說着，望望我，好像等我回答似的。

『——』我沒有回答，但這時候我忽然想到那天海蘭來時，說白帶願意進療養院，也許已是白帶痊愈的表現。但是如果她是愛海蘭的她的，死爲什麼不是刺激白帶的病轉劇，反而加速白帶的痊愈呢？

『但是，』E·奢拉美醫師接下去說：『她已經準備進修道院了。他們怎

麼樣勸阻都沒有用。因為梯司朗小姐再三申明，現在可以治療她未復的健康，安慰她已碎的心靈的只有上帝了。她父母鑒於她已往的個性與這次的決心，只得聽憑她的意志，而他們說這也許就是上帝的意志。」

「是的，也許都是上帝的意志！」我微唱着說，心裏頓感到白帶的高貴與偉大了。

「啊，這筆款。」E·奢拉美抽開抽屜拿出一張支票給我說：『這是你的報酬。』

『我沒有甚麼功績可以受他們的報酬。』

『但是梯司朗小姐的病總算是完全好了。』E·奢拉美醫師說：『你拿着。這是應得的。』

我收了支票，默默地站着。我驟感到無底無底的空虛與渺茫。於是E·奢拉美醫師說：

『你預備離開這裏了？』

『是的。』我說。

『到哪裏去呢？』

『向我的來處去吧。』

『今夜同我吃飯好麼？』

『好的。』

『那麼夜裏七點鐘時候在這裏等我。』

我接受這個約出來，我脚所走的路好像都是雲霧，眼睛所見只是一片空虛。心中腦間，空無一念。只有手，手上我握着白帶送我的紙包。

我回到房中，燒着紙烟，癡坐下來，在萬端空虛之中，我驟感我自己竟是一個罪人，我毀壞了一個生命同一顆心靈，那麼我還活着作甚麼呢？但是我反省自己的一切，我覺得我整個的行爲只是一個赤誠的愛，而這愛是永久如常

的。那麼我這罪從甚麼地方來的呢？這是傳統的矛盾，是美的情感與善的行的衝突。這大概是亞當與夏娃的遺留，是人人都有的原始罪惡吧？我無以自解。

在這無以自解之中，我解開了白蒂贈我的紙包。

啊，是海蘭！竟全部是海蘭的照相。她的笑容，她的儀態，她的舉止與行動。一瞬間竟整個在我眼前復活，我靈魂立刻在我的印象與回憶中溶化了。

但是她的靈魂呢？她的靈魂已化成愛分贈了我與白蒂。如今白蒂帶着這份愛將她終身獻與上帝了。那麼我呢？茫茫的前程，何處是我的歸途？

突然，在一張海蘭全身的照相邊，我看到白蒂的字蹟：

『你贈我愛與美以及青春，如今我把我化在心中，隨着你的靈魂，長侍在上帝的面前。』

那麼，海蘭，我應當對你說些甚麼呢？愛與美以及青春，是的，愛與美以

及青春！你已經歸天，你把你偉大的遺產贈給白帶同我。白帶已經伴它獻給上帝，自然我也不會糟蹋你偉大的遺產，我要獻給人羣！是的，我要獻給人羣！

這時候，我立刻想到我要永留在這個病院裏，我一面要跟着E·奢拉美醫師實習，一面我要治療病人，我要用我的收入做我理想的事情。將來如果地位與金錢允許的話，我要專收貧窮的孩子，使他們脫離精神病的苦境。

『對的。』海蘭的笑容好像這樣在說。

於是我立刻感到了興奮，愉快。我周身是力，滿心是生氣，我好像在死境中復活，我跳了起來，連連吻我前面的海蘭。

七點鐘的時候，我對E·奢拉美醫師大聲說：

『我現在求你收留我，正如白帶求上帝收留一樣。我要把海蘭與白帶贈我的愛獻給人羣，獻給我理想與事業，我要學習，我要在你地方刻苦學習，我會勤力，我會吃苦，我要終身獻給可憐的病人，正如白帶獻給上帝一樣。因為我

們是平分了海蘭的遺產——偉大的愛。」

E·奢拉美醫師，很高興的接受了我。在他與我同餐碰杯的時候，我心中充滿了光明，頭腦充滿了力量。

十九

這樣我就在E·奢拉美醫師的療養院中耽了下來，工作也逐漸勝任愉快。

在我告訴你這整個歷史時候，那位年老的病人早已治好。我現在一方面做E·奢拉美醫師的助手，負責治療五個精神病患者的兒童。一方面，我在醫科夜大學裏讀書。海蘭的照相長伴着我，我生活在豐富新鮮進步之中。

白蒂呢，我雖然沒有會見她，但我知道她是非常健康、平靜、愉快、虔誠地在修道院裏過活。那麼同情她的讀者請爲她祝福吧，爲海蘭的愛，我感謝你。



夜窗賞